

紫羅蘭外集

冊 上



三毛



行發局東大書海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03958

莊羅廟外集

西神題



紫羅蘭外集目錄

斷腸人語

曼殊上人詩

華盛頓之家庭生活

熱愛

記義

陰配

奴隸

夢行記異

改過

金縷衣

無謂之爭

靴工小史

自由

梁惠華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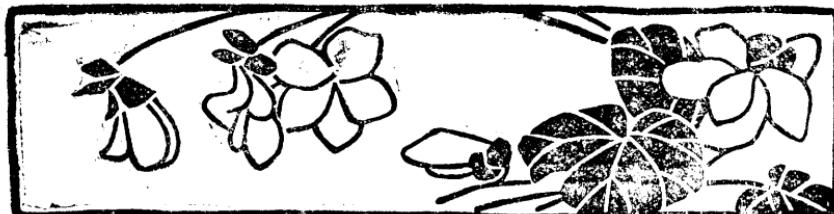
怪金剛石

最後之課

— 目 —



一 目 一



記烈

拿破崙之妻

春風楊柳

情書一束

柳園小詞

冤獄

記狼虎會

陳化成

髮問題

畫中人

舊聲

悼亡人

記影劇難堪與世界之心

歐戰餘話

吳絳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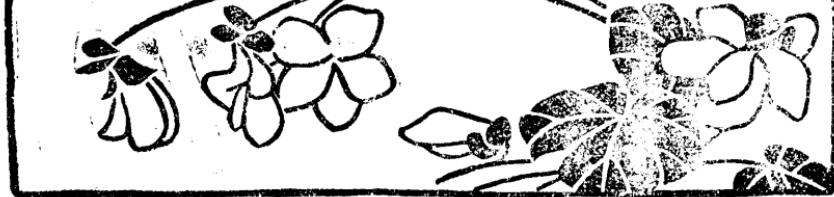
英雄之母

名花委地記

圓夢記

情鬼

記勇



弁言

予既有羅紫蘭集之輯矣。覆瓿之文，竟以
災梨棗可媿也。客有嗜痂者，讀之稱善。造
紫羅蘭菴而語曰：君作當不貳此。曷續之。
以餉我。予不能却。因別選小說雜作二十
四種，彙爲一編，卽題之曰紫羅蘭外集。壬
戌雙星渡河之夕，周瘦鵠識於紫羅蘭菴。



周瘦鶴氏紫羅蘭菴讀書圖



瘦鵠之家

家作大三之時作著
生先司根狄國英 生先德各施國英
C. Dickens. W. Scott.



生先泰斯爾託國俄
L. Tolstoi.

Mrs. Stowe.

R. Haggard.

英國名家哈葛德先生

英國名家史蒂文先生

施夫人著『黑奴籲天錄』成總統林肯劇賞之因召見



美國家說女小都活人夫與林肯

R. L. Stevenson.



語人斷腸

陳楚白。醫士。仰天微喟。吐其雪茄之烟。烟縷縷。作白色。幻爲龍蛇。無數。捲舒於承塵之上。天矯騰擲。奇誦莫可名狀。陳醫士。目注承塵。久久無語。似即此烟紋中寄其思緒者。已而力擲其雪茄於唾壺中。長歎言曰。嗟夫。嗟夫。殺彼者吾也。匪吾則彼二人。安得有此斷腸碎心之局。而彼亦安得遽死。今彼死矣。殺彼者吾也。時其至友曰黃耀伯。醫士者方閱一醫學雜誌。聞語則立仰其首。愕然詢曰。楚白子言何指。大足驕人所謂彼者誰也。陳醫士掉首微喟。默不遽答。久之始發吻言曰。嗟夫。嗟夫。彼可憐蟲耳。吾獨怪天既生彼。胡又困彼厄。彼至於斯極。卒使彼憂傷憔悴。抑塞以死。上天既有好生之德。則力陷斯人於死地。抑又何耶。黃醫士亟曰。吾友幸勿作模棱語。令人百思弗解。彼爲伊誰。何由而死。竊願一聞其詳。陳醫士曰。言之傷心聽之亦

且無歡。吾子脫無十斛酸淚者恐不夠。今夕揮灑也。時在去冬十二月十五日之夕。吾方擁爐讀書。意至索漠。爐中楣榦垂燐。餘光尙明。案頭所陳醫具及瓶甕之屬。一一寫影於壁間。乃類鬼魅千百雜立作突鬢狀。將寐矣。斗聞叩門聲甚厲。呼僕出應。有老婦躋躋而入。色慘澹如被重憂。見吾則立曰。先生即陳醫士耶。吾子病兼旬矣。百藥均罔效。今夕爲勢尤危。宵來復屢作狂嘔。嚙嚙莫辨。聽其聲似呼一女子之名。二手則力捧其心。似作劇痛。吾皇急不知所措。問欲延醫。否則微領其首。低呼陳醫士者三。老婦因夤夜至是。尙乞先生垂憐。老婦往救吾子。須知吾子果不起者。則老婦獨生世上。亦無聊賴。行從彼於地下耳。吾立曰。嫗勿作此傷心之言。吾必盡力。以救令郎。無敢少怠。嫗居何所。乞見告。少須吾當立至。老婦答曰。吾居長恨街二十。二號先生來時。見小扉二作灰褐色者。是矣。言次。老眼中淚光瑩然。停注吾面。似速吾立往。吾因怡聲言曰。嫗姑先行。吾必立至。醫者天職所在。又胡敢辭。老婦拜謝。萬狀。槃散而出。至門外。尙復回首顧。吾如是者再始去。吾略檢衣囊。搆取一二要品。即

加重裘以車出閱十五分鐘許已至長恨街就街燈視門牌久久弗得卒乃於街尾得之屋似兩椽隱於幽暗中簷牙黝黑雙扉亦幾莫辨趨前叩之應聲立作出而啓關者則老婦也婦見吾滋悅顧其眸中尙帶淚華盈盈欲墮掣吾袖作微語曰吾子呼先生名者又數次矣今先生旣來度必有以救吾子果吾子得不死者老婦當永永掬此一瓣心香禱天福先生也吾曰令郎病狀奚若容一視之嫋趣爲吾導老婦嚙應立導吾入鄰室旣入見案頭然一燈燈光作幽碧沈沈似挾死氣室中陳飾無多頗雅潔宜人案側爲鐵床一人僵臥其上寂然如死人旣僵瘦遙視乃類無物孤燈幽碧之光時時微漾黑影在帷搖曳作勢若有魔鬼無數環伺其側者吾行近床次病者忽微呻徐引其眸發吻作微聲曰來者其陳醫士耶吾應之曰然言時移燈少近燈光燭及其面蕉萃無人狀雙眸內陷作光絕奇似萃人世間無窮之愁怨蘊諸其中即其人之爲老爲幼亦不可猝辨驟視之似已老矣追而視之則又非老度其年事可二十三四額際雖界皺紋羅羅可數顧無關於年事實爲憂傷鐫刻而然

膚革作慘白乃類璧間之粉瑩無復一絲血色透露於外吾見病人多矣初未嘗見有薰萃可憐乃如斯人之甚者徐把其脈脈息作怒躍一分鐘間竟至百五六十躍之多更取器聽其心房躍動亦疾更一二小時者在勢且炸裂病者聽吾診視偃臥弗動老婦木立於側凝睇吾面似方視吾之顏色用卜其愛子之吉凶吾雖明知病者綿惙已極挽救匪易然亦不得不盡人事慰彼白頭之老母因即進以少藥而病者忽大嗽嗽久之咯血可升許老婦大惶急喃喃禱天弗已旣復面吾力懇援手病者嗽已索杯水自進忽支厲其身力疾起坐吾亟止之彼則岸然弗顧旣起作微喘已而言曰陳醫士吾今夕延君至是非爲病也吾病已入膏肓自知弗起縱使扁鵲再生亦且束手故君雖有回天之術恐亦無能爲也吾之所以延君來者特欲舉吾十年來未嘗告人之事覩縷告君嗟夫陳醫士吾去死近矣此爲吾最後之一剎那頃分秒可數今而不言更無可言之時言之無他聊當臨終懺悔耳語時忽齦唇作慘笑如枯花之展其殘瓣目光溶溶然愁態盡露吾見狀不期微顫病者誤以吾

爲弗耐也。則立曰。乞君少須垂聽吾最後之語。醫士之光陰固極寶貴。特吾篋中尚有餘金容出之。以爲君壽吾據案旁。一低椅坐。悄然答曰。吾雖行醫。顧非孜孜爲利者。流君苟未畢其辭者。吾決弗行。病者微笑曰。謝君厚吾感且不朽。語至是引目矚窗外。至於久久。時天方雨雪。漫天狂舞。大地曠曠然。一時似被縞素。病者癡視若忘。魂亦似已去其軀殼。逐雪花而舞。已而微仰其首。脣吻作微顫。發聲問曰。陳醫士。君亦解情愛真詮耶。吾聞語斗憶三五少年時。跌宕情場中。事因即答曰。吾今老矣。已成木強無情之人。然少年時固亦蠭解情詮者。病者微吐其氣曰。如是良佳。君旣解此情詮。則必能矜憐一痴情之人。而加以曲恕。吾今即舉一少年傷心之史爲君道。之。此人即以情故卒乃不永。其年奄奄以少年死。死時年未三十也。其事頗悲惻。君亦頗聞之耶。吾平昔讀書夙好哀情小說。凡彼迴腸傷氣之作。匪所不讀。今旣得一實事。固所頗聞。遂答曰。吾願一聞其事。惟君病甚。尙宜以靜養爲得多言。匪宜忍於病體。有損也。病者搖首曰。吾去死邇矣。何所用其靜養。今茲忍死。須臾必告君以此。

事而吾亦但欲君一人聞之也是時爲狀似罷仰首少息呼吸出入彌急歷歷可聞尋復言曰彼少年者小說家也善狀物而寫生工妙不殊畫家萬里前程似已張明錦相待人有讀其著作者靡不嘖嘖稱之咸謂天以美利堅歐文法蘭西鼈俄之文才平分其半以予斯人也少年旣得社會扇獎文興愈高握管爲文亦益加勉日運其靈思慧想一一著之紙上脫中國而有桂冕以錫文學家者則彼滋願潤其腦汁易一桂冕矣語次呼吸益促將嗽則力抑之不使發已又續曰此少年者秉性似亦乖戾與尋常少年異長日寡言笑如老成人朋輩見之則謂彼方盡瘁於著述其所以不言不笑者正凝思小說中之結構布局也顧彼亦不自知其何思但覺思緒千端棼如繭絲抽之乃弗能盡彼入世未久即喪其父彼父之死爲祖國死也彼旣少長已解人事獨居深念輒下思親之淚性耽靜每好置身清靜之地聽風觀雲以怡其人蓋不特爲小說家亦爲一蕭然物外之詩人也平生心儀美國文豪華盛頓歐文謂其文清麗澹遠正類伯牙鼓琴弦軫冷冷清放尋常文家都不之及而又好

其哀情小說『碎心』一村艷一諸作貌似輕描淡寫絕不經意而哀音流溢行外自足令人腸廻故平居所爲文亦多規撫歐文其初知情愛也乃在六七齡愛其父母時始後此年事日增情竇漸開而情愛之活火亦已然於心坎之內特無榦榦爲之導引火尙黯淡而弗明迨冠彼軀體至羸時復多病中心復多無名之感慨邑邑不可自聊偶有所作每帶衰颯之致人見之以爲出中年人手初不知作者乃爲少年事且在三十以下人或進勸謂此等文字非少年人所宜而彼乃弗聽惟鞭然微笑而已每日爲文必數千言寸心專注初不少自節勞夙興夜寐時多幻想自謂壽命不出三十勢在必死以是著作益力將以一年抵人之十年嘔血鏤心之餘則又俯仰悲喟不已病者語久呼吸幾不相續遂詭然止引眸注窗外萬黑之天掉首微噫如是可三分鐘始廢其前言曰然彼之爲此亦非無因蓋五年前彼愛神者忽力扇其心坎中情愛之活火使熊熊而然雖欲加以抑制乃不可得彼之初遇其意中人也在一暮春花落之天彼美放學歸道出小巷而彼亦過巷遂得邂逅道左

於時彼乃大訝。幾疑身入九霄。遇安琪兒於白雲堆裏。自是而後。彼心坎中。卽永永遠嵌此一人矣。閱兩月。始得以文字相識。彼美卽齒。彼於良友之列。意殊卷卷。且勗之期許之者甚。至彼亦力自鞭策。不敢少放。益以得友美人。私心輒復自憲。又以彼小巷爲遇美之地也。私謚之曰 Love Lane。用誌不忘。Love Lane 者。英語謂愛巷也。彼二人締交。垂二載。各以道義。硜硜相守。未嘗越其藩籬。并朋友間握手言歡之事。亦復無之。良以生於中國。自不可軼此男女之禮防。二人同抱此志。無敢少忽。但以精誠心意相通。誓不墮入魔道。彼美固長文學。文辭雋上。字裡花飛。或作蟹行文。亦斐然可誦。每值書至。彼必廻環雒誦。不忍遽釋。熏以蘭麝之香。襲以玫瑰之函。愛護珍藏。瑰寶不啻也。第二年秋。彼美之書。忽不以時至。彼大愕。刺探其由。初猶悶不相告。已乃漸露其端。始知剪刀聲。中方趕製嫁時衣也。後此來書。恒作達觀之語。時復宛轉相慰。誠摯無倫。彼陰探之人。始知彼美離鷺生小。即己字人。今日之局。實非得已。老父威棱逼人。殊弗敢少悖。其意於是委心任運。以俟來日之大難矣。彼旣聞其

事心魂爲楚失望之餘百事都無聊賴長日惆悵然如稚子迷道於大沙漠中四顧天地寥廓不知歸路每一把筆益淒梗莫能自己百憂內纏旣覺無可告語遂不得不寓之於文字用以自鳴其哀彼美見之輒爲雪涕謂此斷腸文字殊令人不堪卒讀也彼美出閣時大哭三日彼則俯首以逆雷霆恣其震擊眼淚旣枯但有狂笑向者遙瞻前途如張明錦今則見此明錦之上髹以黑漆每於夜深人靜之候搥心長喟不已彼身處此境已非生人所能堪而閨貳小人尙肆其雌黃之口時時加以媒孽彼固不自恤其軀命亦不自恤其名譽但爲彼美故彌覺省省然憂由是疾此世界至於刺骨并疾視世間之人有如蛇蝎嘗狂足孤走引吭高叫曰爾萬惡之世界爾旣不吾容吾即去爾可耳於是彼遂以少年死矣病者言旣雙眸直注於前似能洞穿十方世界揭其黑幕者繼仰倚於枕大嗽血湧出染此雪色之枕函瓣瓣乃如桃花嗽少止則又言曰何妨一死譬如不生死可耳奚足懾者言時又嗽顏色益慘白風過窗外作聲如怪鷗帳帷受風則亦拂拂而動彷彿鬼囁案頭殘燈驟大明光

燄四燭而燈光不及處。則仍洞黑如漆。令人幾疑此中都伏鬼物。以須病者氣絕者。吾於斯時。一切都忘忘此世界。忘此一身。惟整頓全神。注此懨懨垂死之人。凡彼所語。均足令吾心惻噬。默無語者可十分鐘。彼又振其餘氣。顫聲言曰。彼美出閑五年。於茲矣。吾度此五年乃悠悠如五十年之久。一分一秒。幾於都沐眼淚。彼美忘吾與否。吾不可知。然而吾心耿耿。長嵌彼美倩影。雖至五千年五萬年後。能磨滅也。病者至是呼吸又大促。伏枕上。幾弗能聲。喘少已。則復發爲微弱之聲。曰。陳醫士君。其諦視吾面。吾面非已界有皺紋。蕉萃如老人耶。顧吾年事。則僅二十有五。生二十五年而死。似已不爲夭折。吾於此世一無所戀。所戀者惟老母耳。已忽仰其面。面吾揚聲言曰。陳醫士吾今死矣。乞君見恕。吾故識君。君亦識吾耶。吾愕然不知所答。以吾與彼無素。彼亦無負於吾。今忽作乞恕之言。甯不可怪。或者人之將死。出語遂無倫次。則未可知耳。居頃之病者又支厲言曰。陳醫士吾今尙有一語。願君垂聽。爲告天下父母。勿以專制。武斷之婚媾。陷其兒女於死地也。語至是。忽展臂向其母老婦。

立前相持咽泣病者哽咽久之低呼阿母者再已而聲息漸微卒乃寂然吾以爲死矣而病者忽又微動力以半面面吾斷續言曰陳句陳醫士句室隅有篋句篋中有彼美小影二句并書札一束句幸爲吾納之胸次句以溫吾心句以下無聲但見二手大動力捧其心首亦轉側枕上作劇痛狀尋復引吭作細語曰尙有銀孟一事句爲彼美所貽句上鐫彼美芳名句吾亦欲攜入窀穸矣句彼美芳名句彼美芳名句是時音吐已咽弗能復續目亦遽合寂然不復動而此憂傷憔悴之面上乃忽呈爲笑容若有天使下臨其側許以再世重來得與彼美爲同命鳥者然而今生已矣老婦木立移時大哭而暈時則窗隙又有風入翦燈立滅床帷微颺拂及死人之面而死人乃終無動雪光映頗黎清光微茫見此死人似尙莞爾而笑久久弗斂吾返身欲行顧念死者臨終遺囑不可背棄因出燐寸然燈趨至室隅發篋得小影二吾自甫着其上身似化石僵立不能復動手大顫如被電氣支厲久之始取此二影并書札銀盂一一納諸死者胸次奪門狂奔而出蓋彼影中人匪他即吾愛女小珠也陳

楚白醫士述至是悲不自勝趺足長歎弗已黃醫士立曰然彼人之死令愛已知之未陳醫士曰未之知也知之更益其悲吾於平日固見彼眉黛間常刻愁痕未嘗有笑容每歸甯輒就乃母無言墮淚問翁姑待汝佳耶曰佳夫壻待汝佳耶曰佳然則奚爲弗悅而彼仍咽泣如故乃母對之但有扼腕太息有時涉足行樂之地雖亦強笑爲歡迨至背面向人淚又立盈於睫吾初以爲個妮子賦性怪僻故乃有是殊不知內幕中有此一重公案在也今者彼人已死吾女亦且長淪愁鄉吾但自悔當年不應於吾女離年之時遽爲結此絲蘿然事已至此悔亦無及矣今而後吾當舉彼死者之語普告天下父母勿以專制武斷之婚媾陷其兒女於死地陳醫士言畢有風颯然來風中似有一縷幽魂噓噓作長笑也

華頓家之活生

美國國父華盛頓將軍偉丈夫也着拖鞋長六尺三寸許少年時略瘦削胸背挺拔如矢壯年則肥瘦適中雖少頗而熊度亦佳跨馬上英風凜然洵不愧上馬殺敵

之大將軍也少年極活潑步履躊躇捷類山中麋鹿比及晚年行動漸迂緩而儀態亦益端肅夫人頗嬌小玉貌如花當盛年時亦活潑跳盪一如其夫恒好獨行其是不爲夫所知東處家庭中以賢婦稱御下則寬嚴相半無偏頗之弊長日拈繡針鮮常女同但能讀聖經歷書及簡賅之帳單而已綜文誤字絡繹將軍微時亦拙於綴字偶書衣冠等

字往往誤之蓋爾時初無字書如韋白斯達大字典者示人以南針也將軍讀書亦少每值陰雨之日杜門寂處則取英國歷史及愛迭生文報一二頁讀之讀未久即復棄去良以平昔大刀闊斧以衝鋒陷陣爲樂文人咭哩之事夙所弗習今欲強以枯坐於書案之次益邑邑無生趣矣將軍家中無藏書室第有舊籍數帙束諸高閣窮年爲塵蠹所封未嘗展視有時偶或一閱而瞬又返於高閣之上將軍與夫人結褵後琴瑟甚調未嘗有不歡事而將軍尤能屈其沙場百戰之身俯首以聽夫人美蓉帳裏之訓詞故二人情誼益摯兩心幾膠合爲一焉美國女文學家白來納女士嘗言前此有友人某君宿佛囊山將軍家所宿室適毗將軍寢內夜半合邸已靜微聞華盛頓夫人之聲似方

誥誠其夫惟語細而聲抑殊不可辨殆以將軍日中嘗爲一事不愜其意故於此夜深人靜之候吐其悃款於枕畔細聆夫人音吐一以堅決出之而將軍則噤默唯唯初不申辯迨夫人語畢則柔聲言曰吾愛可安睡矣願今夕得一好夢其和婉乃如是將軍後被舉爲義軍統領統軍出戰而每作家書輒以長日刺促弗寧爲言蓋以愛妻者至殊不能一日分飛也

華盛頓與其夫人瑪薩苟的司 Martha Cartis 結婚也時在一千七百五十九年鳥啼花放之天婚後家於波都麥克河上之佛囊山中朝看山色暮眺水光夫婦間融融洩洩一片蕩駘春光似長駐彼家綠窗繡櫺間也後華盛頓被舉爲義軍大將身歷戎行嘗有書致夫人云

吾至愛之妻見之吾今捉筆告君一事心若結轎想君聞之亦有同情蓋議院中已議決將以全國義師相屬卽赴波士頓準備殺敵吾得此消息辭之甚力吾實不忍別君令君寂寞且自問才識謝陋亦不克膺茲重寄慮異日無以慰國人之望適爲後世所詬病故吾頗欲息影蓬廬與君晨夕把臂卽此花間談心綠窗話舊已足消磨吾期月之光陰又奚事奔逐於外爲此戎馬倥偬之生活哉然諸議員見信過深堅不聽吾固却辭之不獲惟有承允今則祇得告罪於君恕吾無狀後此吾身屬之祖國當朝夕自奮爲國宣力卽天不相吾一蹶不振亦當忍死心乎祖國初無所懼第使君守獨空閨苦思征

人。中。心。殊。邑。邑。耳。君。其。善。自。珍。攝。葆。而。玉。姿。他。
日。毋。以。蕉。萃。之。容。見。吾。端。居。多。暇。則。當。時。時。作。
書。以。家。中。近。况。相。告。幸。勿。令。汝。夫。盼。斷。雲。波。相。
思。無。極。也。

讀。此。書。覺。欵。欵。之。情。流。溢。行。間。夫。人。女。中。丈。夫。固。
足。當。此。絕。代。英。雄。如。海。之。深。情。也。

記
義

義。之。一。字。足。以。擗。拄。天。地。於。
不。敵。往。古。來。今。士。大。夫。之。能。
實。行。此。字。者。良。不。多。觀。今。則。
世。風。益。形。澆。薄。推。井。下。石。無。

書。香。絕。迹。不。入。宦。海。其。先。以。名。儒。聲。宇。內。遞。嬗。

中。求。一。義。士。渺。不。可。得。而。不。謂。於。奴。星。中。得。之。誠。
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矣。武。昌。顧。氏。望。族。也。世。代。
書。香。絕。迹。不。入。宦。海。其。先。以。名。儒。聲。宇。內。遞。嬗。

至。今。子。孫。亦。潔。身。自。好。里。閈。稱。之。有。老。僕。曰。王。明。
傭。其。家。三。十。年。矣。華。髮。盈。頰。鬚。亦。垂。垂。白。顧。氏。已。
兩。易。其。主。而。明。尙。趨。健。如。少。年。善。飯。嗜。酒。每。飯。必。
四。五。甞。不。言。飽。飲。必。醉。醉。則。大。哭。罵。天。罵。地。罵。世。
人。迨。塊。壘。既。消。哭。始。已。當。其。初。入。顧。氏。家。也。年。纔。
二。十。餘。常。從。里。中。無。賴。子。遊。叫。囂。驟。突。無。所。不。爲。
顧。歸。見。主。人。則。恭。順。無。倫。偶。有。過。主。憤。而。撻。之。明。
俯。首。受。撻。絕。口。無。懇。言。而。事。主。益。忠。主。有。病。日。夕。
侍。湯。藥。侍。十。數。日。不。以。爲。苦。主。死。明。擗。踊。大。哭。長。
日。忽。忽。若。失。繞。室。呼。主。名。旣。葬。則。日。以。飯。造。主。墓。
拜。而。上。之。及。三。年。無。間。顧。氏。家。人。重。其。義。咸。厚。遇。
他。往。者。絡。繹。於。道。時。顧。氏。子。適。客。滬。上。惟。留。明。居。

於家衛其家人明見城中秩序已亂恐有禍變因護主婦及公子女公子輩夤夜出走攜箱篋數事盡納珍飾并挾利刃一以防不測夜半至野外遇三盜將劫箱篋去主婦等震駭欲絕哀呼求援明鎮定無動就袖底出利刃力與盜格霜鋒的燐作光動月下如雪力戰一時許殲二盜一盜喪膽遁

去而明亦受創十餘處血透重衣皆赤後卒護主婦等安抵滬上見其主人居二日而明以創發死矣臨死把主手淚下如雨嗚咽言曰老奴死矣後此不復能事主願主珍重主揮淚厚葬之題其墓曰義僕王明之墓

德國近有一老處女申言古朗城一律師於一九〇四年間詐取其六十三馬克自此屢以郵片作書訴於警察總監計至一九二〇年末凡耗郵片二萬八千九百九十紙十六年以還平均每日寄五郵片今仍要求律師璧還此六十三馬克所耗郵費則可免償云愚哉此女以小失大然其有恒與膠執亦殊不可及也



奴隸

瑞典史德林堡原著

他腦中一壁熱熱的似乎燒着那筆却仍飛一般在紙上寫去一停都不停眼前還似乎瞧見書商和承審官的影兒一閃一閃的晃動他筆落在紙上先像是一縷縷的心血寫成的紅字一會纔漸漸變做黑色

他寫了兩點鐘纔從椅中立起來頓覺周身毫沒氣力帶跌帶跑的趕到床前撲的一躺了下去身體直僵僵的彷彿已給那死神抓在掌握中的一般兩眼雖閉却並沒有睡意只覺得昏昏沈沈的似乎要暈將過去然而心中却還清楚滿腔子懷着恐怖之念兀是推排不去倒像氣力已盡了神經系已毀壞了腦中也空空的沒有腦筋了。

那旅館大門上的電鈴一陣子響。知道有信來了。他就掙扎着從床上撐起身來。勉強到外邊當下就有侍役把一疊信授給他。他回到房中逐一拆開來瞧見內中有小說的校樣須他校看的也有初出道的著作家把著作請他批評的也有和他辯難的文章他須立刻回答的也有甚麼月報中請他投稿的也有書商爲了他著作上的是寫信來訓戒他的這一疊信一封都要回答都要費他的腦力。但他是個

有病的人那裏有這種能耐。

那時乳娘已起來替小孩子們穿好了衣服。這一位乳娘却比主人有福。旅館的廚房中已替他煮好了咖啡送上来給他喝。麵包也烘好了擦滿了蜜送上来給他吃。用罷早餐就到公園裏去散步。

一點鐘時旅館中鈴聲又響。午膳的時刻到了。無數的旅客都聚在膳堂中。他也沒精打采的踅了進去。一個人在桌旁坐下來。接着就有許多人問他道。尊夫人在那裏。他搖頭答道。我不知道。座中有幾個女客身上還穿着早晨的衣服。一聽他話就

彼此。切。齒。說。道。這。真。是。畜。生。他。連。自。己。的。妻。也。不。肯。關。心。呢。

大。家。正。要。用。膳。他。夫。人。忽。地。來。了。那。許。多。女。客。們。十。分。殷。勤。問。晚。上。可。能。安。睡。身。上。
可。覺。得。舒。服。麼。然。而。這。丈。夫。坐。在。那。裏。却。沒。有。人。問。他。一。句。分。明。當。他。不。是。人。似。的。
內。中。有。一。個。女。客。指。點。着。他。向。旁。坐。的。女。客。說。道。你。不。見。他。直。僵。僵。的。坐。着。倒。活。像。
是。一。具。死。屍。呢。旁。坐。的。說。道。着。啊。他。這。人。平。日。間。也。未。免。太。放。蕩。了。

他。坐。在。那。裏。並。不。開。口。因。為。他。和。這。些。婦。人。們。也。沒。有。甚。麼。話。好。說。虧。他。夫。人。健。談。
一。個。人。倒。也。能。抵。過。二。人。了。他。自。管。坐。着。狼。吞。虎。咽。似。的。吃。着。東。西。一。壁。豎。起。耳。朵。
聽。大。家。說。話。但。覺。得。是。非。顛。倒。毀。譽。隨。心。簡。直。沒。有一。句。中。聽。的。話。

他。用。罷。了。這。一。頓。午。膳。就。把。他。夫。人。扯。在一。旁。低。低。說。道。請。你。喚。露。易。薩。把。我。那。件。
外。衣。送。上。成。衣。舖。去。因。為。有。一。條。縫。口。脫。開。了。須。得。縫。合。起。來。我。自。己。可。又。沒。工。夫。
到。村。中。成。衣。舖。去。剛。到。外。邊。園。子。裏。又。遇。見。了。他。幾。個。志。同。道。合。的。女。友。都。問。他。到。
縫。呢。他。夫。人。並。不。回。答。一。聲。兒。都。不。響。也。不。去。喚。乳。娘。露。易。薩。却。親。自。把。那。外。衣。送。

那裏去他便直截回答說替丈夫送衣服到成衣舖去一時便又大動公憤一個切齒說道你想那該死的臭男子竟把他的妻當做下人看待喚他上成衣舖去了他也怎麼如此沒用却服服貼貼的聽人指揮一個道怕這時那丈夫倒躺在床上很得意的做着午夢呢呵呵好一個好丈夫

這當兒他却當真睡着因為是害了血枯病的緣故

三點鐘時門鈴又響郵差又來了他盼望着三封信一封從德京柏林來一封從法京巴黎來一封從英京倫敦來那時他夫人已從成衣舖回來了喝了一杯白蘭地酒精神便又奮發起來問他可能伴着孩子們出去散步他回說有信須回答人家

沒有工夫出去

他寫罷了信便趁着晚膳以前出去閒散一下子他一心想找個人講話解解心中悶氣只是沒有人理會他一個人孤另另的更不得勁兒當下便踱到園子裏瞧孩子們去

他見那乳娘撐着個胖胖的身體坐在一隻遊椅中讀着一本女文學家勒菲亞夫人著作叫做「真實婦人」是向他夫人借來的孩子們見他兀自讀書都很着憐因為他們都要去跑跑跳跳不耐煩伴着乳娘老坐着不動他瞧了便走上去問道露易薩你爲甚麼不伴着孩子們去走走露易薩似理不理的仰着頸子答道主母說天氣太熱。

曠這原來是他夫人的命令。

他也不說甚麼自己伴着孩子們向大路走去他向孩子們瞧時斗見他們手上臉上都齷齪得不像樣兒連靴子上也開了洞好似屋子上的通風洞一般於是又回頭問露易薩道露易薩孩子們靴子破了爲甚麼還穿在脚上露易薩又冷冷的答道這是主母的意思。

曠這原來又是他夫人的意思。
他依舊不說甚麼自管去散步了一趟。

七點鐘時用晚膳的時刻到了。那許多女客們還沒有回旅館到得第一二次。菜預備時方始急忽忽的趕來。因爲跑得太急了。臉上都繕紅好似又擦上了胭脂。一面笑一面講話聲音很高。

他夫人也在裏頭。大家精神抖擻。模樣兒是甚快樂。一陣風來還帶着些白蘭地酒的氣味。他夫人一見他便開口問道：「你這一天忙了些甚麼？」他答道：「我剛伴着孩子們散步回來。」他夫人道：「露易薩可是不在那裏麼？」他點頭道：「在着。但他自己恰恰有事沒工夫伴孩子。」接着又有一個女客忽地插嘴說道：「我以爲小孩子的事不用男子插身過問。他忙道：「着這本是婦人的事。婦人不管男子可就不得不管。」我剛纔會責備露易薩爲甚麼給孩子們辭着臉穿着破靴子在外亂跑。可太不像樣了。他夫人聽了這話就生氣似的說道：「好好我趕回來原來是捱罵的你爲甚麼總這樣尋垢索瘢？不許我尋一點快樂。說着眼圈兒一紅溼津津的來了一滴眼淚。」一時全座的女客都含着怒向他瞅了一眼。內中有一個便又鼓着了尖銳的舌子。

大聲說道：這裏可有人曾讀過路德對於婦人權利上的意見書麼？他夫人問道：書中說些甚麼？那女客答道：他說婦人嫁丈夫，這一個偷不滿意，不妨再去找一個。這話一說，大家都靜了下去。好一會沒有聲音。他忽然說道：這種學說對於婦人似乎也沒有多大利益。因為做妻的要換一個夫，做夫的也未始不能換一個妻。你見近來丈夫發動和妻子離婚的不是很多麼？他夫人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道：這種家庭中的事可不能單派夫的，不是在妻的方面也須捫着心想想。你們不信不妨張眼瞧着。倘若換一個好的妻子，惡丈夫也就變做好丈夫了。說完，四下裏寂靜無聲。大家都從椅中立起來散了。

他回到自己房中。他夫人和一個女友離了膳堂，一同到外邊亭子裏坐下。那女友說道：這人真可惡極了！像你這麼一個聰明伶俐的女子，爲甚做這畜生的奴隸？他夫人長歎道：唉！他總不明白我的心罷！咧說時，心中暗暗得意，因爲丈夫已做了人家的公敵。

他一個人到了房中坐將下來想起了剛纔的話很懊悔覺得自己說得太利害了一時心中十分不安倒像得罪了他母親似的又覺得他今天的話好像打了他夫人一下但他夫人這幾年來把話去打他已不止一次他却總是忍受從沒有報復過他夫人粗暴潑悍實是個沒有心肝的婦人他雖把靈魂一起交給他把感情意念一起放在他身上他還一百二十個不滿意總覺丈夫比自己高一級須得嫉妒他於是抓住他的頭髮拉他下來罵他譏笑他又當着衆人羞辱他他忍不住便回了一句此刻他獨自一想却好像犯了很大的罪惡好像殺死了他一個最知己最親愛的好友

夏夜很暖夜色已深了一鉤明月已在雲中露出臉來

客室中琴聲泠泠好像遊絲浮動般從窗中飛將進來他入到園子裏坐在一棵胡桃樹下邊一個人坐着甚是寂寞聽那鋼琴的聲音却漸漸響起來琴聲中還夾着唱歌的聲音聽去非常淒涼那歌詞也似乎爲了哀時傷情而發像是女子在那裏

唱他悄悄地踱過去向客室的窗中一望却見他夫人坐在琴臺前唱時一掩一抑聲調中好似含着眼淚那些女客們坐在沙發中聽了都彼此相覷着分明也替他傷感呢。

這時園中一帶桂花樹後面有兩個男客並坐在一把遊椅上一壁吸煙一壁在那裏講話他在無意中却聽了個明明白白只聽得一人說道這大概是多喝了白蘭地酒的緣故一人答道正是聽他們說他雖是個婦人却很喜歡喝酒一人道做丈夫的真不幸爲了這個反要捱罵人家都還派他的不是一人道這真太不成話了聽說他常在畫師奇利恩那裏喝酒不避嫌疑先前他本來也想做個女畫家但是沒有成功一會有一個美術畫展覽會他也把畫稿送去誰知會中竟不要他的畫當場退了回來他氣極羞極就不做畫家捉住了那可憐蟲竟嫁給他咧一人道正是我也不知道他結婚後擔負加重了許多嘔盡心血要博夫人心中快樂你不見他此刻形銷骨立好似已賸了個影兒他們起先住在巴黎爲服侍夫人起見用了兩

個使女。但他夫人還不知足。總說自己捱着苦做丈夫的下人。對於大小百事都要作。主要怎樣便怎樣。然而總還說自己做丈夫的奴隸。至於家庭中那些油米瑣屑的事却一概不管。聽下人們你的偷作弊的作弊他丈夫眼見得這樣弄下去快要破產了。巨耐大權旁落也不能動一動手指把這一家重新整理起來。丈夫有甚麼意思剛說出口他就竭力反對。丈夫要黑的他却偏要白的。這麼一來頓使他丈夫心灰意懶。很有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苦況。未後就把屋子退了租。把東西都賣掉了。借人家旅館居住。好使夫人不必管家專心研究美術。誰知他到此早把美術拋在九霄雲外。擋着畫筆動都不動。一天到晚只同着女友們出去閒逛。不想回來有時見丈夫做事還不耐煩。常常強勸喝酒。他丈夫是不喜喝酒的。自然不大願意。他便又暗暗怒恨。因爲這一下子兩下已分出高低。丈夫似乎比他好了。一人接口道。但這做丈夫的也多分是個獃子。不然爲甚麼把老婆放縱到這個地步。一人道說他是獃子也不能說溺愛兩字是千古的定例。他結婚了十二年。依舊很愛夫人。愛

太過分了就鬧出亂子來。今天早上我會遇見他攀談了幾句。瞧他似乎害着甚麼病呢。一人道正是我聽說他夫人設法要送他進瘋人院去禁閉起來。有一個女友盡力帮助着一人道可憐可憐他老人家日夜忙着做文章換了錢給他夫人好像做死也情願似的一心一意只想使他夫人享福。一人道但他夫人爲甚麼如此薄待他呢。喏就爲了錢。不多不能使夫人窮奢極欲要甚麼辦甚麼。前天夫人在用膳時曾說過一句話。他說一個男子要是不能事事依他老婆就算不得個丈夫。這就可見他的心了。聽說這位夫人嫁他本想在美術上立個大名借着丈夫一枝筆替他鼓吹。但他平日間只有文學思想除了埋頭做小說外從不出去和人應酬。所以和有名的幾張報紙也不通聲氣在美術界中又沒有一個半個朋友替夫人鼓吹。一層那就做不到了。一人道我明白咧。那婦人嫁這丈夫全是爲了自己的事要利用他後來見丈夫不能利用就輕輕的拋開去了。只可憐那丈夫却拋不開去不得不熬着痛苦做他夫人的奴隸。做麪包的奴隸。

這當兒裏邊鋼琴聲和淒涼的歌聲又從客室窗中悠悠揚揚的逗將出來。那歌詞中有兩句道：嗟予子身寂處而茹痛兮弔前塵而泣涕如頽。一聲聲送到那丈夫耳中似乎替他說法。

歌聲未停胡桃樹後面忽地彭的起了個大聲響接着又有樹枝折斷的聲音那兩個說話的人吃驚不小即忙跳將起來瞧是甚麼事却見一個人躺在地上頭靠着椅腳動也不動。

客室中琴聲和歌聲立時停了有一羣女客趕到園子裏來內中有一個正取着一瓶德國香水便灑了幾滴在他臉上試他是不是暈過去的誰知等了好一會依舊不動於是倒退了幾步喊一聲可怕雙手把臉掩住。

那兩個男客中有一個年長的彎下腰去瞧那死人一會擡起眼來沈着聲喊道婦人你們別鬧那女客還罵道好一個畜生怪可怕的。

那時死的夫人已暈過去了那女客忙把他扶住纔沒有栽下地去其餘的女客們

也都趕來瞧他。那年長的男客却還想救這死人。大聲呼道：快請個醫生來。快去。只大家正忙着服侍死的夫人。沒有一個人留心他的話。

那夫人的女友還太息着說道：唉！這是個甚麼人？這是個甚麼人？活着既不能使他妻的安樂死了，又使他妻的如此傷心。那男客瞧大家不來看這死人，心中很覺不平。便又怒氣勃勃的說道：你們難道都沒有想到這裏有死人在着麼？那婦人暈過去打甚麼緊？給他喝一些白蘭地，立刻蘇醒了。這男的纔該設法救他。那女友道：這廝合該一死。救他則甚？男客怒呼道：惡婦！你不該奚落他？我們都須敬禮這個爲妻犧牲的可憐人！說完放了那死人的手，起身長歎道：唉！可憐可憐完了完了。

史德林堡先生 A. Strindberg 以一八四九年一月生於瑞典首都施都克花

姆初攻醫學及哲學，造詣頗深。厥後投身社會，不名一業。迨一八八二年後，始專治文學，文名震爍。一時初著小說部「紅室」「新國土」諸書，攻擊瑞典守舊之社會，不遺能力。讀其書者無不感動。所編劇本亦夥，有「父」「債主」「瞿麗愛女」。

士」諸作造意峻刻梨園爭演之觀者盡靡短篇小說集有「結婚」一書最有名。以一九一二年五月卒。

改

過

天下之人不患。有過。有過而能改。斯爲上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舉世不少屠兒。能放下刀者鮮矣。蕭山一觀音祠中有聯云。若不回頭。誰替你救苦救難。如能轉念。何須我大慈大悲。此四語最可玩味。予曩譯法蘭西名家小說。『罪歟』一作言。一竊賊身叢萬惡。擢髮難數。後有友人犯竊。慨然爲之身代。卒以監禁。終其身而友畢生名譽。得賴以保。將入獄。侃侃然訓其友。有若牧師之講道者。予譯罷。閑筆爲之。

感泣茫茫人海中。此等人胡可多得。雖曰宵小而吾則目之爲祥麟威鳳矣。吾鄉黨中有某生者。亦放下屠刀人也。爰述其事以告。世之負過而不知改者。某生其姓名不可書。本私生子。幼落善堂。中有某氏婦者。抱以歸。少長讀書無寸進。而頑劣之聲大著。鄰人側目。戒子弟勿與共嬉。旣罷學。年亦十六七矣。長日無所事。從里中無賴遊。竊母珠飾。貨得錢。悉揮霍之。恐見責也。懼不敢歸。如是多日。爲家人所得。縛之歸。母撻之數十。令改過。生漫。

應之越日得間又竊負遁去尋不得食淪落市上。如故有所親憐之溫言規勸介之入一日人所設書肆中爲學徒顧仍不易其素性怠惰不治事居月餘竊主人資主怒逐之遂又墮落一夕踰垣入某西人家見執納之捕房訊決幽西牢一年逾年被釋去而爲小販於是豁然省悟誓畢生不復爲惡後此小有儲蓄去滬走鄂會武漢起義投身入義軍擐甲仗刀出入腥風血雨中身經數戰奮不顧身事定積功爲隊長居恒恂恂守法不苟言笑軍中長官皆深器之居年餘遂以書寄義母謝前告書中不署地址不知所自來又越年餘更以書歸并附小影一而書中不署地址如故但爲他日苟富貴當引歸也今其人尙在某省軍中聞已擢爲軍需長矣。

謂
無
之
爭

歐洲大戰中意大利有軍官某身與脫朗的拿戰役驍勇善戰視生命若無物一日被重創征衣盡染爲赤瀕死爲赤十字會中人所救入軍醫院中醫者盡力救治亦以此彈爲血戰中之紀念品必欲挾以俱去而得不死檢其身得一彈筈之出醫者及看護婦以爲英雄珍寶爭欲得之相持久不下軍官病瘡則亦以此彈爲血戰中之紀念品必欲挾以俱去而得不死檢其身得一彈筈之出醫者及看護婦以爲英雄珍寶爭欲得之相持久不下軍官病瘡則此彈發諸敵人迨一出砲口則不復爲敵人所有醫者及看護婦堅不許軍官憤甚遂訴諸官官謂此彈發諸敵人迨一出砲口則不復爲敵人所有有得之者即爲物主今軍官既得之於其身中當然應歸彼有醫者及看護婦特發見者而已殊無得彈之名分因卒斷歸軍官軍官喜躍而去往年法國某村中有一禮拜堂主教將調赴他村

任職其在平日性桀傲向與村人不甚善去之日村長等燃燎於市結隊行樂似以其速去爲快者而外表則頗有歡送之盛意主教自覺受辱憤激萬狀因赴官憲村人要來賠償身分上之損失官以其理由不充分笑慰之去

英國密特蘭一火車站一日有胖人來身碩大無朋購三等票登火車顧以三等車室入口過窄格不能入因轉入頭等車室蓋頭等中室門頗寬也入後查票者至檢其票爲三等立請補票胖人以三等門窄爲言不得已而入此堅持不補遂求官中爲之平亭官右查票者判胖人全價謂三等車室門窄人所共知彼自顧其龐然之身即應逕購頭等車票云

美國某地有農夫入理髮肆命匠人修其鬚語以

模糊出之其人固有睡癖須臾入睡後因溼巾着其面始醒引鏡自照則其二尺長之美髯已不知所之領下童然如牛山之濯濯於是大怒控匠於官要求償金千元後得百元事乃寢

瑞士有文士某患渴疾日必進刺激神經之飲品其姊氏不謂然潛以療渴藥入之飲品中某不知也進之渴疾若失後廉得實即入官控其姊求償金千鎊謂彼以病渴爲樂事今若是卽不啻受大損失云

人世苦樂初不以貧富定也綺羅叢中往往漬淚痕蓋以環境多樂越偶不如意因益覺其悲而貧家則反是百苦千愁中偶爾懷意即怡然以爲至樂以故貧民窟中常聞歡笑聲也

自由

一抹粉霞色的朝陽映在那大學休息室的玻璃窗中扶着當窗一盆美人蕉的影兒搖上那雪白的牆壁微微晃動着彷彿是一件活繡那時中間一隻長桌子旁邊却坐着一個眉目挺秀神采英爽的少年手中執着一卷紙呆着不動兩眼恰正注在那一牆美人蕉的影兒上不知道在那裏想甚麼這當兒大學中已行過了畢業式大家得了文憑都興興頭頭回家去了所以四下裏都寂靜無聲但有窗外園子裏蟲吟鳥叫的聲音隨着薄颺時時逗將進來這少年名喚張俊才也是畢業生中的一人這回畢業大考且還高高的中了第一但他出身却是個孤兒院裏的孤兒老子娘一個都沒有了從小兒就在善堂中撫育起來仗着生性聰明讀書又勤謹二十年來年年長進從孤兒院升到高等小學從高等小學升到中學從中學直升到大學如今年紀不過二

十二歲却已從大學畢業了。不過畢業後有一件事着實使他躊躇。因為他本來是一個無家之人。二十年間衣食住都由學堂供給。現在出了學堂。窮頭就須打算這衣食住三事。只一時找不到事情做。可也沒有法兒想。他也爲了這一個難問題。因此光瞧着同學們都去了自己還留連不去。此時呆坐在休息室中。正對着那張畢業文憑籌措那投身社會的大計畫呢。正想着。猛覺得後邊有一隻手輕輕地來按在他肩上。回頭一瞧。却見是總監督柯先生。當下卽忙站起身來。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禮。這柯先生平日很器重俊才。說是他平生第一個得意門生。此刻便捋着他一部漆黑的濃鬚。含笑問道：俊才。你學生的生活到此已經終結。以後想去做甚麼事？俊才答道：柯先生學生的行止刻還未定。加着學生又是從小沒有家的一出學堂。簡直不知去處。幸而杭州有個親戚在着。目前想先投到他那邊去。找到了事情再作計較。西湖的風光。夢想了十年。到此倒能一償宿願。柯先生道：我目前滿擬介紹你一件事。不知道你可願意不？願意我有一個好友也住在杭州預備編一部中。

國的百科字典特地寫信來託我給他介紹一個學貫中西的青年做他的助手。我想你倘能前去再合宜沒有了俊才道。敢問先生的貴友姓甚名誰像學生這麼一個後生小子怕不當他的意麼柯先生道他姓林名喚伯琴別號叫做湖隱居士諒你多分已聽得過這個名兒他家世甚是富有學問也卓絕一時接物待人都溫柔敦厚前年續娶了個新夫人便一塊兒結廬孤山之下過他們幽閑的歲月湖山清福委實被他們兩人占盡了俊才聽了這話臉上還現着些遲疑不決的樣子柯先生又掬着笑容藹然說道俊才這事爲甚麼委決不下橫豎你正要到杭州去呢與其依你的親戚何不去助我那個朋友他住着一所精舍恰好給你去避暑況且薪水也一定不薄的將來那部百科字典告成之後我便拓着一個教席等你回來咧俊才你可去麼你可去麼俊才微笑道學生那裏有甚麼遲疑去便去咧柯先生聽說俊才已答應他去甚是滿意握着俊才的手說道你去時我那朋友定然歡迎你的你明天就動身罷俊才忙答應了一聲柯先生便含笑而去俊才依舊一個人坐

在那裏沈沈的想着心想二十年來沒有出上海一步現在却要和他小別了一時過去的事也都潮上心來想起兒時的哀史想起孤兒院中的生活接着又想起高等小學和中學裏頭的許多好友當時風雨一堂天天聚首現在却風流雲散咧他一想起了中學便把一段傷心的影事也勾引了起來當下便有一個女郎的倩影從腦海中反照到眼簾玉婷婷的現在他面前真個巧麝籠烟瓊肌映月活像是一枝南非洲蠻荒絕豔的馥麗蕤花俊才兀把兩眼停注着這影兒覺得他似乎已變做了個活美人的般這女郎叫做沈淑蘭便是他中學堂裏一個同學沈靜波的令妹末後靜波往德國留學去了這一位淑蘭女士也芳躅沈沈不知道住在甚麼所在去年曾聽得人家說起已嫁了個文學家只是沒有確實的消息然而俊才聽了也着實鬱鬱不樂了好幾天因為他那勤劬好學的心裏早分了一半兒的地位密密的藏着這位人天絕豔的美人加着這美人不但是玉貌嬌好罷咧才調也很不凡那時俊才常被靜波拉着到他家裏去所以也得常和淑蘭相見俊才是個

絕頂聰明的人見了這麼一個十全十美的女郎。那有心兒不動的道理。就是淑蘭方面不時聽得他阿兄道着俊才的長處。那一寸芳心中也未必不印着張俊才三字。彼此常川相見。足有一年光景。靜波忽自費到德國留學去。他老子娘便也攏着淑蘭離上海去了。淑蘭原很戀戀的捨不下。上海起初那裏肯去。巨耐拗不過。他老子娘只得含着兩眶子的眼淚跟着他們走咧。從此以後俊才就不知道淑蘭的消息。也不得淑蘭半個字這樣。又過了一年。料想淑蘭已不把自己放在心上了。但是他耿耿寸心却永遠繫在淑蘭身上。再也忘却不得。一方面專心向學。分外的懇懃。心想我倘讀成了書。立下了名。淑蘭知道了也一定快樂。因此上他總把淑蘭勉勵自己發奮讀書。果然不上三年。已從大學中第一名畢業了。剛纔他既依了柯先生的勸告。明天便須往杭州去。眼前但有一天還能在這黃歇浦畔溫磨之地小作勾留。一到明天朝陽上時。就要和這二十年的老友訣別。咧。於是那前塵影事。也不知不覺的兜上心來。只回頭追溯偏多悲痛感慨的材料。咀嚼了好一會。便歎了口氣。

站將起來。自到宿舍裏收拾行裝去了。第二天早上他便挾着柯先生的介紹書動身往杭州去。一路在火車上不知道爲了甚麼那顆心兀像小鹿兒似的在裏頭亂撞。好似前途伏着甚麼危機的一般。既到杭州他就僱了個嚮導坐了船。照着柯先生信上的地址趕去。居然不甚費力早找到那湖隱居士林伯琴的別墅了。俊才遠遠望去只見一大叢老綠成堆的松林中露出一角兩角的蠟粉牆來。那個嚮導的指點着道：那邊松林中的一所洋房即是林家咧。俊才答應着心中甚是快樂等到船兒傍岸便付了船錢打發了那嚮導的很興頭的跳上岸去走不上三四百步已見那所洋房高高的矗立眼前當下便三脚兩步上去叩門。不一會早有個下人應聲而出。俊才連忙把介紹書和名片掏出來交給了他。那下人導着他入到一間精美雅潔的會客室裏。頭返身自去去了。約摸三分鐘光景猛聽得外邊起了一派小蠻靴着地之聲。又隱隱帶着羅裙絢縵聲。俊才聽了正詫異着却有一陣玫瑰花香擁着個淡妝雅素的絕色美人微步而入。俊才擡頭一瞧幾乎要脫口驚呼起來那

美人兒却掬着笑容從檀口中低低的迸出兩句話來道好久不見了你一向可好俊才怔了好久說不出甚麼話來只顫着嘴脣說道淑蘭！林夫人多謝你淑蘭臉上起了兩朵紅雲仍笑着道俊才君這一會會得突兀無怪你要詫異了況且我的事當時也沒有告知你說時那兩朵紅雲益發加深了些便低頭不語了一會俊才定了定神開口問道林先生可在那裏我急着要一見呢淑蘭道他剛纔到一處詩社裏去的不久就回來了咦我們這一回相見可不是很奇怪麼俊才一聲兒不響只向淑蘭瞧着見他那副玉貌並沒大變不過當時還好似玫瑰含葩此刻已蒂開瓣放正到了一生最美滿的時代那髮咧臉咧都和從前一模一樣只那眼波眉黛之間却似乎綰着一絲愁雲俊才瞧着他不覺把過去的陳陳影事又一古腦兒勾攝了起來一時傷氣廻腸不知道怎麼纔好就那淑蘭也似乎起了一般的感覺大有低徊欲絕的樣子彼此又不言語了好久只各自癡癡的望着那窗外一片湖光出神末後還是淑蘭先迴過臉來搭讪着說道你已從大學中畢業了那是很可賀

的事便是你這回光降寒舍我們也竭誠歡迎呢你一路趕來總很勞頓了可要休息一會子麼俊才道多謝我倒不甚乏淑蘭道如此我們到後邊去瞧瞧風景如何諒他已在路上回來咧俊才答應了一聲很好淑蘭便導着他經過了一所廳事幾間靜室直到後邊的花園裏這當兒正在斜陽欲下未下的時候湖面上點生生的蕩漾着一大片玫瑰色的光就這一所別墅也好似籠在玫瑰色的光中變做了個天上仙鄉兩人慢慢的踱到園子盡處並肩立在那斜陽影裏彼此自管把兩眼注在湖上不言不動兩顆心也正像那水中斜陽兀在那裏蕩漾這樣過了一刻鐘光景俊才纔像好夢初醒似的廻過眼來瞧淑蘭此時淑蘭也恰好廻過眼來瞧俊才兩雙眼不期然而然的碰了個正着淑蘭臉上歛的一紅似笑非笑的低下雲鬟去俊才連忙把眼睛避了開去依舊回到那湖面上心中一壁自語道爲甚麼好端端趕到這裏來我可不能留在這裏擣碎我的心呢我該立刻去纔是我該立刻去纔是然而他自己雖是這麼說無奈那萬惡的造化小兒却早在暗中裏了萬丈柔絲

把他牢牢縛住。就是在下做書的筆尖兒也正勾着他不放他去。可是他一去我下文就沒有半個字咧。閑話休絮。且說俊才正在自怨自艾。猛聽得近邊來了一陣脚步聲。知道有人來了。便立刻回過頭去。却一眼望見一個雍容閑雅四十歲左右的紳士。從一條小徑中披花拂柳而來。俊才正要開口請淑蘭介紹。早見那紳士已滿面春風的迎將過來。很親熱的和俊才握了握手。便帶笑說道。足下可就是張俊才先生麼？久仰久仰。在下往時曾屢次聽得老友柯君道起足下。說是少年英俊。社會上不可多得如今一見了足下。便覺我老友的話着實不錯呢。俊才初出學堂。還沒有練過交際之道。聽了那一派恭維的話。頭頓覺局促不安。起來好容易敷衍了過去。又說了許多景仰的話。當下裏淑蘭也把當年在上海和俊才相識的事直直截截和他丈夫說了。他丈夫益發興頭。搓着手不住的笑。這夜特地開了個盛宴。請俊才飽餐了一頓。一連三天又領着他出去閑逛。把西湖逛了個暢快。俊才見伯琴如此優待。甚是感激。第四天上便在書房中助着伯琴。開場編那百科字典。悠悠忽

忽的過了一個月。賓主十分相得。俊才和淑蘭却時時做避面。尹邢不大相見。有時俊才遠遠地瞧見了淑蘭就立刻避了。開去。淑蘭偶然見了。俊才也總躲避不迭。然而兩下裏相避的當兒。總長歎一聲。這一聲長歎打入兩人的心坎。直把滿肚子無可奈何的苦衷一起托了出來。有時當着伯琴。彼此方纔相見。但那一言一語。倒像是新相知的一般。這樣又過了一個多月。中秋到了。這中秋之夜。西湖上自然比平日間益發可愛。一湖明波映着半天明月。波光月光融合在一起。簡直是個銷魂境界。這夜伯琴可巧有些不舒服。不能出去遊湖。便向他夫人和俊才說道。如此良宵一年不過一回。你們倆何不坐了我那遊艇。一塊兒到湖上去遊一趟。沒的輕輕辜負了這良宵。啊。他夫人笑道。倘若俊才君有興去遊湖時。我自然奉伴。呢。俊才聽說。淑蘭願意伴着他去遊湖自己那有不願意的。即忙歡然答應了。伯琴吩咐下人去預備了遊艇。兩人便一同出發。那船兒劃着碧波。慢慢駛去。兩人指點夜景。隨意閑談。過去的事却絕口不提。偶然提起了。一句兩句便立刻把旁的話岔開去。暢遊了一。

會轉掉回來上岸後却又在岸邊立了一立各自有些捨不得那船的意思那時肩並肩的立着月光無賴照着他們的影兒倒在那灔瀨碧波之中兩個頭恰也並在一起俊才見了微微的歎了口氣却故意指着遠處顫聲向淑蘭道今夜的湖光月色好不可愛煞人我直好似在夢中呢淑蘭也微喟一聲放低了珠喉說道真好似在夢中呢只不知道如此良宵我們可有幾回消受啊說時那一縷似蘭似麝的口脂香被風挾着過來宛宛的送入俊才鼻子接着那一雙似月似水的明眸也微微向俊才斜睇了一眼俊才到此心中忽然勃勃地大動起來又顫着聲說道我們握手重逢以來一轉眼已兩個多月了我受了你這秋波一睇頓時記起那去如雲烟的前塵影事來咧唉淑蘭呀淑蘭聽了這話臉色便立時泛做了白喘着說道過去的事還記起他則甚俊才道我怎能不記起他怕我骨化爲塵也不能忘懷的向綠陰中溜了進去但有那太息之聲還在俊才耳邊蕩漾個不住俊才獨立月下

自由

心兒和魂兒似乎已在那裏交戰起來。癡立了好久方始掩着臉回到屋中去了。以後一連十多天兩口兒相避不見。有時俊才踅過淑蘭的繡闌總聽得一派宛轉低吟之聲。那聲音中似乎含着無限的悲端愁緒使人不忍卒聽。就他一切舉動也和一往時有異。有幾天俊才大清早起身在窗中已望見淑蘭一個人立在後園盡處望着湖水一動都不動。更深夜半大家都睡了。俊才有時不能入睡起來吸些夜氣。也總見淑蘭繡闌的窗中燈火通明似乎有通宵不寐的樣子。俊才明知他端的爲了自己只也沒法去安慰他。一天到晚但在書房中助着伯琴編輯專心致志分外勤勞。打算趕快把這百科字典編成了就回他的上海去。免得逗遛在這裏時時惹淑蘭傷心。可是此心既愛着淑蘭自該使淑蘭安樂呢。俊才既打定了主意便日夜的忙着筆墨。伯琴雖勸他休息他也兀自不聽。只爲用心過度。臨了兒竟害起病來。一病半月方始痊可。病中却見淑蘭常到病榻前來探望。問燠寒十分體貼。那幾年來深種着的一點情根上便又加上了十二分的感激。然而瞧那淑蘭時容光已很。

憔悴一頭鴉羽似的雲髮中似乎也綴了幾縷銀絲足見那芳心中已不知道經了多少摺疊咧一天早上俊才積病才愈恰從床上起來預備到窗前去吸些清新空氣猛可裏却聽得一片呼聲彷彿是喊着救命俊才甚是詫異開了窗探頭出去瞧時却見那老園丁正在那裏力竭聲嘶的嚷着當下就開口問道老兒你嚷些甚麼那老園丁忒楞楞的說道張先生快快下來快快下來夫人投河咧快些救他纔是俊才一聽得夫人兩字分外刺耳心中也大吃一驚險些從窗口中栽將下去一時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發了瘋似的飛奔下樓趕到後園岸邊他從前在大學中原曾學過游泳的便立刻聳身跳入水中觀正了一處起着泡沫的所在拍着水游去不多一會果然已抱住了個又溫又軟的身體即忙游回岸來這時伯琴和下人們都已聚在岸邊一見俊才抱了淑蘭出水大家都同聲歡呼起來剛在卜岸的當兒淑蘭已蘇醒了忽地張開了星眼瞧了俊才一眼眼淚便也滴了下來接着悄悄地說道你也須知道我的心說完又暈過去了俊才忙把他放在地上去和伯琴接手伯

季似乎已聽得了他夫人那句刺心的話。雙眉微微的蹙了一蹙，搭訕着向俊才道了謝。忙喚下人們請醫生去過後，那老園丁便把他剛纔所見的說出來，說他剛剛披衣起身到園子裏來瞧一叢昨天新種的花，却一眼望見夫人呆呆的立在岸邊，正要前去請個早安，却見夫人斗的聳身一跳跳下水去，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喊起救命來，虧得張先生在樓窗中聽得了，立時下來搭救。阿彌陀佛夫人一定有命哩！伯琴聽了，繡眉不語，只喚下人們，昇着夫人回到屋中去。一會兒，醫生到來察驗了。一下子說是不打緊的，只消靜養幾天，身體也就復原了。誰知以後好幾天，夫人却又害起熱病來，鎮日價昏昏沈沈，再也沒有清醒的時候。俊才急得甚麼似的，飲食都減動筆也沒有心緒，又爲了那天救起淑蘭來時，淑蘭說了一句：「你也該知道我的心！」那句話恰被伯琴聽得，所以力避嫌疑，不敢到他繡閣中去探望，只從下人們口中探些消息，有時也向伯琴動問。但那伯琴一雙眼總緊注在他眼中，使他很覺擋不住，恨不得立刻鑽到地下去。然而伯琴待他，仍像初來時一般親熱，那種誠

懸。之。情。並。不。冷。淡。一。些。就。對。於。夫。人。也。加。上。了。一。百。倍。的。愛。情。一。天。到。晚。時。時。守。在。
病。榻。旁。邊。比。了。病。院。裏。頭。的。看。護。婦。更。見。得。溫。存。熨。貼。然。而。夫。人。的。病。勢。却。一。天。重。
似。一。天。昏。迷。中。往。往。喊。着。俊。才。的。名。兒。更。斷。斷。續。續。說。着。他。們。往。時。的。情。懷。怎。樣。的。
高。尚。怎。樣。的。純。潔。伯。琴。聽。了。禁。不。住。低。頭。慚。歎。夫。人。醒。時。便。瞧。着。伯。琴。不。住。的。下。淚。
見。他。老。守。在。旁。邊。很。過。不。去。似。的。總。苦。勸。他。去。休。息。有。時。含。悲。說。道。我。已。不。中。用。的。
了。你。該。保。重。身。體。爲。國。自。愛。一。片。深。恩。只。能。等。來。世。報。答。你。罷。伯。琴。說。不。出。旁。的。話。
只。竭。力。安。慰。他。并。且。提。起。俊。才。使。他。快。樂。然。而。夫。人。一。聽。得。俊。才。兩。字。又。兀。自。掉。頭。
太。息。心。中。既。多。抑。鬱。那。病。勢。自。然。也。不。肯。減。輕。下。來。伯。琴。眼。瞧。着。這。一。枝。好。花。憔。悴。
得。不。成。樣。兒。一。壁。着。急。一。壁。傷。心。見。杭。州。沒。有。甚。麼。名。醫。就。差。人。挾。了。重。金。特。地。到。
上。海。去。聘。請。一。共。聘。了。三。個。西。醫。盡。心。施。治。不。到。一。禮。拜。病。勢。已。減。了。許。多。一。個。月。
後。早。漸。漸。復。原。了。不。過。伯。琴。和。俊。才。兩。個。却。已。瘦。了一。般。臉。肉。削。去。了。一。半。兩。個。眸。
子。也。深。深。的。陷。了。進。去。兩。下。裏。對。坐。在。書。房。中。編。着。字。典。瞧。去。活。像。兩。個。鬼。影。多。分。

是甚麼古時的文學家在泉壤下把臂論文呢。這樣又過了兩個月光景這部百科字典已成了一大半俊才天天急着要回去伯琴却一百個不放越發推心置腹的優待他直把他當做自己的骨肉一樣俊才沒奈何也只得勉強留下但是見了淑蘭總急着廻避心目中只把大義兩字提醒自己。有時伯琴在着彼此倒也不能廻避惟有裝着假笑假意周旋伯琴瞧了他們那種情景背地裏往往扼腕又太息着說道唉可憐這一對有情兒女可憐這一對有情兒女接着自己便趕到後園中一處僻靜的所在掩面泣下。一夜正是十二月的某夜西湖上的雪景十分清俊真好似銀裝玉琢伯琴推窗賞雪忽動了遊湖之興吩咐下人預備了遊艇帶了些酒菜攏着他夫人和俊才一塊兒遊湖去那船被四下裏的白雪映着照得三人的面目都奕奕如畫伯琴狂飲大嚼煞是興頭那時便說了無數哲學家的名言大有出世之想遊罷回來似乎已有些醉意三人舍舟上岸一塊兒上樓去伯琴喚俊才和他夫人在前邊走着自己却踅在後邊不道剛走樓梯的頂上俊才猛聽得天崩地

場似的。一響。回頭瞧時。止不住和淑蘭同聲驚呼起來。原來見那伯琴已栽了下去。躺在樓梯脚下。兩人即忙趕到下邊跪在伯琴的身旁。只見他面色如土。滿籠着一派死氣。摸他心口跳動已漸漸微了。兩人瞧着竟哭起來。到此伯琴忽地笑了一笑。向俊才道：俊才，你助我編那部百科字典，足足已有半年了。大功告成。就在目前。我很感激你。但我此刻去死已近。不能瞧他出版。但求你替我獨力編成付印行世。將來倘能在你大名之下附着我的賤名。我已非常滿足。咧。至於我這可憐的淑蘭。還求你替我好生保護。此刻就交給你做我們一種最大的紀念品。像你這麼一個有才有貌的少年。自該配這麼一個有才有貌的佳人。我死後。但求你們結爲夫婦。一輩子享那人世間無窮的幸福。如此我在九泉之下也須蹲蹲起舞。咧。說到這裏。呼吸已加急了。許多閉着眼。休息了一會。便顫顫的伸出兩隻手來。把了俊才和淑蘭的手。又道如今我該求你們倆見恕。可是我不該梗在你們中間。使你們暗中生受了。那千萬種無可告語的痛苦。想我一死之後。或能打消我一二重的罪惡。俊才但

你也該諒我。因爲當初和淑蘭結婚時委實並不知道你們早已心心相印呢。淑蘭啊。唉好了好了死神已在我頭上了這世界原是無謂的世界。此刻我可要和他告別了。願你們快樂。願你們忘了我林伯琴。願你們……說時聲音低了再也接不下。去兩眼却明光燦燦的注在俊才和淑蘭面上那灰白的嘴脣旁邊還微微帶些笑容。這當兒那下人們都已趕來。俊才只打發了他們分頭請醫生去自己依舊跪在伯琴身旁哭着瞧着那淑蘭早哭倒在地伯琴身上變做了個淚人兒這樣過了五分鐘。就有一個西醫忽忽趕來聽了伯琴的心口立刻說沒用了便忽忽而去。伯琴這時忽地逆着他最後的一絲氣息長笑了一聲扎掙着把手指上的一个金指環脫了下來巍顛顛的授給淑蘭微聲說道親愛的淑！淑蘭我還！還你的自由說完了兩眼向上一翻氣已絕了俊才和淑蘭一同哭倒在地再也仰不起來這時忽有一丸冷月從厚厚的雲幕中湧現出來照在他們三人身上但那明光的四邊却帶着。

一絲絲的黑暈似乎在那裏憑弔林伯琴一般。

林伯琴死後三個月那部大傑作百科字典已經出版風行全國口碑載道書上却單署着林伯琴的名兒那西湖邊林伯琴的別墅和旁的產業都已捐給各處善堂充作善舉上海的一所天主堂中却多了個篤志的教士和一個高尚貞潔的女教士整日價除了祈禱天主外再沒有旁的事兩人身上不久就穿了法服佩上了銀十字架全堂的教士們沒一個不稱道他們每逢禮拜日兩人總一同到杭州去買了無數的香花堆在一個大理石的墳上他們便也跕着祈禱兩三點鐘後方始起身太息而去那天斜陽影中人家往往見有兩個黑衣人並肩向火車站踅去寂寂的竇竇的好似兩個鬼影呢。

怪金石

美國紐約中央新聞有通訊員某君近記怪金剛石事謂此石係由蘇羅門王 King Solomon 贈與希白王后

Queen of Sheba 者厥後遞傳多人手皆著不祥之蹟最後入普魯士皇室而威廉二世今遂遜遁荷蘭一蹶乃不復振雖曰人事之乖亦未始非此怪金剛石作祟於其後也石名「榮光」在世界寶石中至可怪亦至可寶其一面鐫有蘇羅門王聖號雕鏤絕工一面有花紋則爲希白王后作者相傳王悅后色頗倒不自持一日遂由其首帖上摘此金剛石舉以贈后用爲相愛之證後旅人以其實爲談資傳入波斯波斯國王哀爾哈根二世手亦不復憶其舊蹟守皇室寶庫者爲前常格爾亨氏 El-Hakim II 貪且很聞而羨之遂以大軍入希

白殺希白王后攫金剛石爲已有有后屍爲羣卒所毀血華沾石上焉半閱月後波斯王在宮中人民數其罪弑之由是年復一年此怪金剛石流轉人手君王貴人得之必破家且有流血之禍中古時代普魯士皇家之始祖白蘭頓堡侯爵 Marquis de Brandenburg 稱雄一方一日攻襲鄰國昔爾西亞禽獲一猶太商人搜其衍篋得怪金剛石光芒四發爛爛若明星大悅之攫取以歸謂他日成寄也猶太商人固知其不祥者因走告侯爵侯爵大國當以此石綴之皇冕寶光所注亦國光之所長爲普羅士皇室所有後此歷代相傳石似失其靈應未嘗有大事故發生最近入威廉二世手亦

熟知古物於古代珍寶無所不曉見寶庫中有此石心竊危之預測一千九百十九年至一千九百二十二年間必有厄運降於皇室不能倖免因進諫威廉俾棄去此石以祓不祥威廉不之信岸然言曰朕之登大寶也實受上帝之命及民衆之善意霍海查倫之祚將綿久弗替區區斯石烏足以阨吾哉卒以石綴之皇冕迄於今日而常氏之預測驗矣。

詩人上殊曼

香山蘇曼殊工詩善畫精梵文兼通英法文字性耽禪悅翛然作出世之想少年爲情所累祝髮空門顧仍放浪形骸不爲禪宗所容嘗譯英國名家詩多首傳誦一時嗜糖及雪茄日夕不去口前歲病歿海上身

後頗蕭條云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亦可慨已所爲艷體詩嚼蕊吹香幽艷獨絕予酷愛其無題八首云綠窓新柳玉臺傍臂上微聞菽乳香畢竟美人知愛國自將銀管學南唐軟紅簾動月輪西冰作蘭干玉作梯寄語麻姑要珍重鳳樓迢遞燕應迷水晶簾卷一燈昏寂對河山叩國魂祇自銀鶯羞不語恐防重惹舊啼痕空言少據定難猜欲把明珠寄上才聞道別來餐事減晚妝猶待小鬢

催綺陌春寒壓馬嘶落紅狼藉印苔泥莊辭珍覲腰肢最可憐縱使有情還有淚漫從人海說人天羅幙春殘欲暮天四山風雨總縷綿分明化石心難定多謝雲娘十幅箋星裁環珮月裁璫一夜秋寒掩洞房莫道橫塘風露冷殘荷猶自蓋鴛鴦又

東居雜詩云却下珠簾故羞浪持銀蠟照梳頭
玉階人靜情難訴悄向星河覓女牛羅襦換罷下
西樓蕙草香溫語未休說到年華更羞怯水晶簾
下學箜篌翡翠流蘇白玉鈎夜涼如水待牽牛相
逢莫問人間事故國傷心祇淚流碧闌干外夜沈
沈斜倚雲屏燭影深看取紅酥渾欲滴鳳文雙結
是同心秋千院落月如鉤爲愛花陰嫩上樓露溼

紅蕖波底襯自拈羅帶淡蛾眉流螢明滅夜悠悠
素女嬋娟不耐秋知否去年人去後枕函紅淚至
今留銀燭金杯映綠紗空持傾國醉流霞酡顏欲
語嬌無力雲髻新簪白玉花蘭蕙芬芳總負伊並
肩攜手納涼時舊廂風月重相憶十指纖纖擘荔
枝曼殊亦工說部有絳紗記碎簪記斷鴻零雁記
諸作均可傳

拿破崙被放於聖海倫那島居數載邑邑而卒以一千八百二十一年葬島中（後此經
法人乞起其骸骨歸葬巴黎）當氣絕後醫官出其心置之一酒杯中攜歸己室以備檢
驗夜半聞玻杯鏗鏘聲驚而覺摩眼起視則杯已碎裂一棕色巨鼠攫心盤散而去醫官
亟起奪而心已蹂躪不堪原狀盡失不得已遂潛以一羊心爲代盛以銀鉢浸以酒精納
之拿破崙棺中云

熱愛

法國名家·馮俄·原著



一千四百八十二年一月六日巴黎張宴爲歡舉城若狂是日爲一年中著稱之節期厥名王日市街中人如山海歌呼譁笑之聲四徹格萊芙廣場中然巨燎赤燄烘天白拉古大廟外植五朔之柱被以絢綵而公平宮中則演神怪之劇百靈光怪龐雜萬狀夜過半游宴將終詩人比亞爾格林高以是日所編一劇演於公平之宮纏幕旣揭歡聲寂然劇半人皆引身起去斯時微步趨格萊芙廣場意殊沮喪方進行間忽有異景呈其目臉立佇其步場中有曠地羣人環立如堵中亦然燎光燄作媚紅燭於一極迫守女郎之身女方舞踏身輕若燕宛轉作迴風之舞地藉波斯氍毹承纖趺寂焉無聲女玉姿艷絕媞媞若仙姝春瞳黑如點漆四睞似醉蘿臂間挾羯

鼓桴爲妙響。胸衣製以金縷。煥燁有爛光。曳短裳爲彩羅。所製粉肩外。袒柔白如玉。雪觀其爲狀。殆非人間。凡艷格林高締。視有間。悄然自語曰。彼姝者子。非仙姬。即女妖耳。語次。引首復瞻。則見冠羽如雪。凌風微颺。映以燎火之光。姿態如仙矣。維時觀者千百。爲燎光所燭。容色奕奕。而明中有一牧師。端穆如神人。二眸亦方停注。舞女癡視。若醉。女舞旣顏酡作嬌喘。爲女伴者。爲一金角小山羊。白乃如雪。昂其首。向人效爲夏馬洛牧師之講道。聞者皆譁笑。牧師大恚。破吻呼曰。是實喪瀆神明。罪在不赦。女徐引媚目。牧師曰。此人亦爲牧師。殊可憐也。語次。張口吐舌。作醜態。示其輕蔑。繼則返身集羯鼓中。所得資鏗鏘。作繁響。格林高舉步復前。冀得一食宿之所度。此一宵每行一武。輒苦念舞女。明眸纖趺不已。行未遠。陡聞鶯聲嘹唳。有歌西班牙艷曲者。迴眸返顧。則見女方引其山羊。姍姍過康德爾麗街角。遂不復見。格林高不知所可。翔步從之。尋至一暗街中。慘呼聲突起。格林高驚視。見女已爲二男子所擁。引手扼其吭。似欲止之。弗聲者。見狀駭絕。因奮身趨進。力擣二人。中一人似。

曾相識曰夸西摩度是日被選爲司節之魁率氣乃張甚其人富膂力見格林高來撲則立揮其手格林高不能敵蹶於道左於是挾女立行隱入昏黃夜色中矣行數十武外又有一人出其前厲聲叱曰爾賊止而步趣釋此女其人跨馬發聲若雷霆馬後有弓手一隊彎強弓爲狀均赳赳夸西摩度不服尋遂被圍且受縛焉其伴已得間遁去故未之獲騎人立扶女起坐之鞍上傲然遂行途次顧謂女曰美人吾爲菲白特夏都伯大佐願聽驅策女嚶嚶答曰謝君厚意遽自馬上一躍下疾如電笑而已馳入暗陬作驚鴻逝矣菲白大佐失此嬌鳥意殊無歡縱彎馳去

是夕格林高往來流轉仍未得食宿之所厥後陡至一處厥名怪窟逋逃藪也舉巴黎之盜賊無賴咸以此爲樂土往來嘯傲無所籍束外人有闖入其間者彼中人輒疑爲間諜置之於死格林高旣入自諭有異方圖斂退顧已爲羣賊所禽縛之至渠魁前誣以刺探彼黨隱私判決處死索繫頸矣忽有人憐其年少而爲之請命者因以人往說格林高脫欲圖存必娶彼中女子爲婦否則立死格林高夷猶未應而羣

女亦滋欲觀彼緩首引爲至樂無有以身相許者行刑者弗耐加手於索獵聲呼曰行矣行矣索將上人叢中忽有婉媚之聲嚦嚦如啼鶯曰止止若曹詎欲死此人耶行刑者返顧見一極迫守女郎翩然排衆而出卽柔聲答之曰然妹氏爾脫願以此人爲夫者當縱之弗殺女復張口吐舌作醜態而醜中殊含媚意足使行刑者喪其魂魄居頃之女卽嬌聲言曰吾願夫之旁有人聞語立擲一土壺於地示大局定矣渠魁中有一人自號埃及公爵者悄然顧格林高曰吾弟彼爲爾婦爾其善視之又顧女曰妹氏彼爲爾夫以四年爲期今其行矣此極迫守女郎者芳名曰哀絲麥爾達數小時前方舞蹈於格萊美廣場燎火之次絳光燭之玉顏爲酡格林高乍見其面心爲之醉而數小時後已於無意中結爲鴛侶顧艷哀絲麥爾達者匪特格林高一人也其用愛至熱者實爲夸西摩度在吾夫人大廟中爲鐘守眇一目髮赤似血長齒突脣外有若象牙身短小如侏儒而膂力絕偉足與古力士赫格爾司埒以愛女者至遂至出於行劫外此則爲牧師克勞德茀洛洛其人血冷顧一見女血乃

立沸雖以女襄瀆神明不能不加申斥而中實無忤蓋情愛之火已然於心坎間矣此二人外則爲弓手隊之首領菲白大佐見女被劫卽挺身往救而女乍覩其蓮花之面芳心亦微爲之動然此三人卒不得偶女情絲萬縷忽裏於詩人格林高之身此中殆有天耳

茀洛洛牧師與夸西摩度未愛哀絲麥爾達以前咸深愛吾夫人大廟長日殫心廟事夙夜匪懈今見此出塵絕世之麗殊心乃立變而吾夫人大廟遂有勁敵矣當十六年前夸西摩度本爲棄兒困頓萬狀茀洛洛憐而收之立爲義子令爲大廟中鐘守夸感甚於是掬其赤誠崇拜此廟卽寸土亦深愛之時則攀登廟垣上下如蜥蜴時復隱壁隅跳躍作戲厥狀半肖獮猴半肖羚羊也

然愛哀絲麥爾達者固多而亦有一人疾之次骨其人名古度爾爲一白髮老嫗憔悴無人狀隱居羅蘭塔中者有年聞二十年前古度爾實爲美人名柏克拉香德茀麗惟以貌美遂致毀其一生有女一愛之若掌上珍顧爲極迫守人劫去以一醜兒

遺之兒體不具眇一日既長則夸西摩度也古度爾既失女悲愴無極遯入羅蘭荒塔中用自韜晦但挾一玫瑰羅緞之纖履爲愛女遺物風晨月夕聊以自慰而已由是古度爾遂深惡極迫守人每於小窗中見哀絲麥爾達過塔下立憶其女於是大怒咆勃呼曰爾埃及之賤女爾竊郎之賊今又過吾塔下矣爾實萬惡當得天譴哀絲麥爾達知其癟也輒走避之

哀絲麥爾達貌艷於花而命乃薄如秋雲由是不幸之日至矣一身旣叢數人之愛而愛之尤熱者則爲牧師克勞德茀洛洛生平見美人多皆漠然無動顧一見女心乃如醉雖蔑棄其多年所積之道力亦所非恤必欲得女而後已見女惡已而心乃愈決一日菲白大佐晤克林高出與女密會適爲茀洛洛所知妬火立然匿門後伺彼二人目光熠熠如火炬停注弗瞬見二人昵態則嚼齒痛恨不已尋聞哀絲麥爾達曼聲言曰郎郎兒愛郎至也遂展其玉臂挽大佐頸而明眸注處陡見一獵惡之面厥狀若大厲近面持短劍一作光如雪一時震駭已甚僵立弗動亦不及

呼。警。而。劍。已。疾。下。着。大。佐。首。大。佐。呼。曰。萬。惡。立。踏。於。地。哀。絲。麥。爾。達。誠。極。亦。量。方。合。
睒。時。覺。有。獘。人。吻。其。脣。櫻。熟。如。火。炙。較。之。刑。吏。標。人。罪。惡。之。火。烙。其。熱。猶。倍。蓰。也。
哀。絲。麥。爾。達。至。是。阽。危。極。矣。身。既。暈。絕。而。非。白。大。佐。則。陳。尸。其。側。并。有。凶。刀。一。事。血。
痕。尙。新。比。蘇。遂。被。執。入。官。就。鞠。女。力。白。無。罪。官。命。以。木。履。着。其。脣。櫻。迫。令。自。承。遂。以。
謀。殺。及。蠱。人。罪。論。死。纓。首。於。鎮。中。縊。架。之。上。以。山。羊。有。助。逆。之。嫌。也。將。並。死。之。讞。定。
幽。之。都。納。爾。大。獄。地。窖。中。地。冷。且。溼。身。爲。之。僵。且。爲。鐵。索。所。繫。連。於。石。壁。苦。乃。萬。狀。
日。夕。但。盼。一。死。不。作。他。想。所。見。者。第。爲。獄。卒。以。麵。包。冷。水。至。日。止。一。次。女。長。日。咽。泣。
曼。眸。幾。爲。之。盲。一。日。啓。睫。斗。見。茀。洛。立。其。次。眺。而。視。已。因。驚。呼。曰。噫。是。牧。師。耶。二。
臂。立。委。於。側。首。亦。遽。俯。肢。體。復。大。顫。似。被。電。攝。茀。洛。汗。出。如。瀦。自。道。其。中。情。之。熱。
且。言。彼。之。刺。大。佐。亦。由。熱。愛。而。起。今。茲。入。獄。特。乞。憐。於。女。并。懇。女。偕。彼。同。逃。脫。此。魔。
窟。繼。復。懇。懇。言。曰。令。娘。今。雖。疾。吾。亦。無。懃。來。日。方。長。容。有。垂。愛。之。日。刑。期。已。定。明。
日。將。纓。首。於。縊。架。願。令。娘。恕。吾。更。圖。自。救。女。似。未。聞。其。語。脫。口。問。曰。菲。白。何。狀。茀。洛。

洛。曰。死。矣。女。嘶。聲。呼。曰。菲。白。既。死。爾。笑。爲。以。生。誘。吾。語。次。忽。暴。怒。若。牝。虎。突。前。撲。茀。
 洛。洛。擲。之。階。下。復。蹀。足。呼。曰。爾。惡。魔。爾。殺。人。之。兇。手。趣。去。此。門。聽。吾。縵。首。可。矣。爾。吾。
 不。能。復。合。雖。入。地。獄。亦。當。與。爾。爲。敵。行。矣。惡。魔。母。溷。吾。爲。翌。日。哀。絲。麥。爾。達。之。末。日。
 至。矣。吾。夫。人。大。廟。前。之。柏。維。司。廣。場。中。萬。人。空。巷。而。集。僉。欲。見。哀。絲。麥。爾。達。就。刑。騎。
 兵。環。場。堅。立。被。紫。色。軍。服。統。者。一。軍。曹。爲。憲。滋。肅。女。跣。足。立。場。中。楚。楚。作。可。憐。態。縊。
 架。中。有。長。索。下。垂。已。及。其。蟾。蜍。之。領。玉。容。雖。沈。定。而。目。中。亦。作。震。駭。之。色。菲。洛。洛。顏。
 色。慘。白。就。女。耳。咷。囁。作。小。語。曰。令。娘。有。語。語。吾。否。吾。尙。能。救。令。娘。女。停。注。其。面。厲。聲。
 叱。曰。惡。魔。爾。其。趣。行。否。則。吾。將。揭。發。爾。罪。茀。洛。洛。抑。其。聲。言。曰。然。則。爾。死。可。矣。願。上。
 帝。相。爾。不。幸。之。靈。瑰。勿。陷。地。獄。

斯。時。刑。時。將。屆。縊。架。下。牧。師。多。人。雁。行。而。立。同。聲。作。禱。辭。曰。願。上。帝。恕。罪。人。願。上。帝。
 怨。罪。人。呼。已。立。跽。牧。師。輦。岸。然。俱。去。入。大。廟。牆。陰。而。沒。監。刑。官。微。揚。其。手。示。處。刑。時。
 屆。刑。吏。遂。引。近。哀。絲。麥。爾。達。哀。絲。麥。爾。達。星。眸。作。慘。紅。徐。徐。上。仰。似。與。帝。天。作。別。已。

而下暎則見近處一望臺之上有人影微動辨其面目宛然菲白然則茀洛洛及法官之言皆妄非白初未死也於是展其兩臂引吭呼曰菲白菲白吾摯愛之菲白而非白大佐者則猶疑女日前刺已銜恨滋深聞女呼聲立掉首他去女大悲仆地遂暈方是時沿塲一望樓中忽有人緣索而下疾如猿猱又類雨滴着玻璃寂無聲響其人匪他蓋夸西摩度也既登縊架力撲二刑吏於地展臂挾女騰躍入大廟且回首呼聖地聲若洪鐘觀者亦和之呼曰聖地聖地故事罪犯入大廟官中人不能入捕律法雖嚴至是亦失其效於是哀絲麥爾達獲救矣夸西摩度既冒奇險救其所愛樂乃不翅居以靜室將護備至餐時躬進以食如母鳥之餌離夜則守於室外以防他變顧極迫守人已知女在廟中時時來犯意將救女以去而格林高與女有夫婦之緣亦不能忘情潛入廟中視女茀洛洛喬裝隨之俱至女初不知其爲茀洛洛也二人皆力勸女逃意滋肫摯女屢經憂患若驚弓之鳥遂有允意旣去廟渡西茵河風勁舟疾瞬達彼岸甫登陸格林高忽杳茀洛洛默無一語捉女臂迂迴趨格

萊。芙。廣。塲。重。至。縊。架。之。下。遂。去。首。帕。現。其。獰。面。繼。就。女。耳。次。喃。吐。情。語。無。數。女。大。
 驚。復。量。頹。然。而。仆。頗。類。當。年。聖。母。遇。難。蹶。於。十。字。架。下。有。令。人。見。之。摧。心。者。既。蘇。立。
 嘶。聲。謂。第。洛。洛。曰。吾。觀。此。縊。首。之。架。尙。有。天。良。殊。不。若。爾。之。可。怖。言。既。返。身。他。向。鄙。
 夷。之。狀。可。掬。第。洛。洛。初。以。爲。女。身。在。難。中。必。能。假。以。辭。色。今。見。其。不。屈。至。是。則。亦。勃。
 然。大。怒。暴。聲。呼。曰。爾。非。吾。卽。死。脫。今。夕。不。歸。吾。者。則。當。付。之。刑。吏。遂。挾。女。臂。間。吻。其。
 素。煩。粉。頸。狀。若。癟。發。女。力。脫。其。身。跳。且。詈。曰。爾。萬。惡。之。惡。魔。勿。伸。爾。毒。吻。噬。吾。爾。身。
 爲。聖。徒。乃。猶。惡。若。是。天。譴。之。加。當。不。在。遠。惡。魔。行。矣。果。不。行。者。吾。且。拔。爾。髮。力。擲。爾。
 面。第。洛。洛。無。語。挾。女。復。行。至。羅。蘭。塔。外。又。佇。步。謂。女。曰。吾。今。問。爾。爾。果。能。歸。吾。否。此。
 爲。最。後。之。一。問。其。三。思。之。女。殊。無。懼。意。毅然。答。曰。否。第。洛。洛。立。揚。其。首。大。呼。曰。古。度。
 尔。古。度。爾。此。間。有。極。迫。守。女。子。胡。不。報。復。盜。爾。女。者。卽。極。迫。守。人。也。語。未。旣。窗。中。立。
 出。二。臂。力。持。女。弗。釋。臂。肉。盡。落。瘦。乃。如。柴。蓋。古。度。爾。也。女。大。醜。秀。髮。盡。立。古。度。爾。則。
 發。爲。慘。笑。格。格。言。曰。爾。埃。及。之。女。去。死。近。矣。爾。族。人。無。良。盜。取。吾。女。十五。年。來。遂。使。

吾。幽。居。荒。塔。日。撼。石。垣。以。忘。苦。痛。今。吾。女。安。在。趣。還。吾。女。吾。今。惟。恃。此。纖。纖。之。履。用。
爲。慰。情。之。物。然。尙。有。一。履。不。知。飄。零。何。所。爾。亦。知。之。否。語。已。立。出。一。履。示。女。女。忽。微。
震。卽。啓。其。頸。際。所。縣。小。囊。亦。出。一。小。履。適。成。匹。對。古。度。爾。方。將。肆。其。毒。詈。見。履。立。止。
竟。體。遽。大。顫。擁。女。呼。曰。兒。兒。吾。至。愛。之。兒。聲。似。發。於。心。坎。懇。摯。無。倫。於。是。此。十五。年。
睽。隔。之。母。女。今。乃。慶。團。圓。矣。二。人。樂。極。淚。下。如。雨。顧。天。下。極。樂。之。境。往。往。不。能。綿。久。
須。臾。緹。騎。已。呼。嘯。而。至。合。進。禽。女。古。度。爾。力。格。羣。人。威。猛。若。牝。獅。危。牆。弗。能。勝。訇。然。
遽。圮。而。女。亦。卒。爲。所。獲。立。趨。縊。架。古。度。爾。則。攀。持。女。身。如。膠。附。漆。羣。人。擘。之。不。可。得。
旣。至。架。下。刑。吏。挾。女。登。梯。古。度。爾。力。齧。其。手。齒。痕。若。刻。羣。人。進。搏。之。古。度。爾。仰。而。仆。
迨。扶。之。起。則。已。死。矣。維。時。茀。洛。洛。方。立。高。臺。之。上。展。轉。作。微。笑。爲。狀。滋。悅。夸。西。摩。度。
伏。其。側。目。動。頤。張。如。狸。奴。伺。鼠。而。茀。洛。洛。則。未。之。見。時。則。哀。絲。麥。爾。達。已。登。梯。以。首。
就。縊。白。衣。微。拂。茀。洛。洛。遂。跔。闌。次。迫。視。之。頸。展。而。目。突。嗑。嗑。作。大。笑。夸。西。摩。度。憤。甚。
少。却。於。後。突。奮。進。撲。茀。洛。洛。茀。洛。洛。立。墮。入。深。谷。而。死。夸。西。摩。度。植。立。弗。動。引。目。哀。

絲麥爾達見其倩影顛風中白衣尙作微颺於是展其兩臂自擲於塔下胸中吐其氣微喟言曰嗟夫天吾殉愛死矣越數年莽德法貢墓地之壙中有二戶相抱弗釋一爲女子玉骨已暴頸際尙縣絲囊中空無物一則男子背曲若弓骨骼盡碎厥狀似爲侏儒蓋夸西摩度已於死後得其所愛同穴長眠於此生不能合而一死則永永無析矣

囂俄先生 Victor Hugo 爲法國大小說家之一以一八〇二年二月生於皮笙康父爲拿破崙部將以忠勇稱於時先生幼有大志奇疑異常兒年十三即能爲詩二十刊其集受知於路易十八世年錫法郎千因以成名後爲說部有「哀史」「九十三年」「噫有情」諸名作傳誦世界每一書出輒能移薄俗而挽頽風淵博如大仲馬名且居其下焉先生以一八八五年五月卒春秋八十有三法之人靡不悼之

陰

配

人世婚媾本屬無謂而一縷直無謂極矣邑有王氏中年誕一子面目挺秀愛之若掌上珠少長入幼稚園讀每日入園時驕從如雲不啻大觀園中之賈寶玉也年十四以暴疾亡父母哭之慟殫極侈被以華服綴明粧無數櫛亦楠

飾悉具復大宴賓客訂結婚之期居數月即行婚禮兩家皆結彩張鼓樂女家先以妝奩至家具皆紅木箱簾簷筒無不備結婚之日王氏迎女半主歸儀仗甚盛鼓樂聲徹天行人均就花輿之隙窺新娘初不知輿中赫然一木主也已而行交拜禮二木主並立如新郎新娘狀禮畢以人扶入洞房賓客咸集恣調諉焉翼日即啓箱簾出男女華服各數十襲一一火之遠望者如觀驪山烽火也吾國迷信之事無奇不有此所謂陰配者尤類滑稽之劇不知地下長眠人亦承認此良緣否

子同兩家眼淚幾與歇浦之水流矣王氏聞其事斗發奇想以冰人造女家求繙婚焉女父母躊躇不遽應請少緩即以人刺探王氏家世并王氏子生前品學久而後可兩家遂繙婚聘禮甚豐金

夢行

記異

英國著名腦科專醫某君之言曰夢行之病其由來也久矣吾人咸知其爲腦筋上之作用無足詫怪顧年來發現每奇幻不可思議即如吾之專以研究人腦爲事老於斯道者亦爲之咄咄稱怪弗已也夢行病之起因率以思想過度專注一事腦筋受強烈之壓迫夜中睡後遂於不知不覺間起而作事舉清醒時所不能爲之事乃能於睡夢中成之且尤較醒時爲善斯可怪已。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間有老嫗顧吾以乃子所爲有足使彼驚異者因就詢於吾子爲畫師工繪事時方繪一絕精之畫將於明年張之美術館中日着筆無多每作小息夜半歸寢睡酣矣忽躍起

於床加衣忽忽結束即翔步入畫室走筆數小時不輟如是數夜每於睡中作畫畫乃益工晨起視則一不之覺母告以狀猶不信云外此又有一女畫師爲吾所素稔者一日擬自繪其像以贈閨友顧着筆者屢終苦弗肖每鬱鬱不得一夕忽去床被理妝之衣取鏡入畫室對鏡摹繪連筆如飛夫婿某君夢回忽失其妻則大驚而起倉皇四覓乃得之畫室中時則畫猶未已也翌晨見全像已告成筆致工妙神態欲活自問其平昔成績未嘗有是比聞夫婿縷述其狀亦驚異不置

又文學家某君受某報主筆之囑就一極疑難之問題草一論文數易其稿終不得當憤極投稿於火中卽致書主筆謝不敏焉數日後忽得主筆道

謝之書。蓋稱其論文之精粹。某君疑爲譏諷大恚。逕赴報館謁主筆。將加以詰難。閱其稿。則筆致宛然。儼出己手。取而讀之。果大手筆也。一時驚疑。參半追溯。前事竟不之憶。蓋此稿作於睡夢中。而亦於睡夢中付郵者也。

往歲嘗有一音樂家。求予診治。叩以何疾。則夢行也。據彼自言。數年來恒於睡夢中治事。日間則廢去。百務坐看駒光之逝。其所作樂譜。亦均成於夢中。晨起張目。則床次小案之上。頁頁皆新樂譜也。惟何時所作。則一不之省。譜之琴中。居然協律。有時欲爲新歌。命意遣詞。略事構想。詰旦起視。歌詞又告成矣。此君神經上病。根已深。常態盡變。欲圖救治。非旦夕間事也。

顧亦有患夢行。每於中夜起床。走筆作講道之稿。既畢。則起而加法服高立。椅中手執稿揚聲而宣。讀之厥狀。如在禮拜堂中。初不自知其在睡夢中也。家人固好奇。一夕俟其屬稿畢。故竊去之。易以白紙。而某君持白紙宣讀。如故。詰聽其語與稿中一一無異。聞者多詫爲奇事云。

予病家中。又有二人。一精下棋。一工打彈。均病夢行。精棋者。每遇疑難之事。苦思不能決。夜半入夢。則無不迎刃而解。工打彈者。恒於睡夢中練習。打彈其夫人嘗起而覘之。謂其運棒走彈。咸較清醒。以夢行而就診於吾者。不下數百人。最奇者莫如某紳士。某年夏。道暑鄉間。某知友家。一夕宴會。座客方歡飲。某紳士以弗適辭。先自歸寢。一小時後。又英國中部。有牧師某君。其人頗練達。富於思想。

羣客飲能集吸烟室中某紳士忽于子然至自取蘇打水和威斯克酒飲之然雪茄一吐吸自如卽就羣客縱談談鋒立大肆驚其四座論列大小百事洞中肯綮并論地方自治及神鬼之學夜過半始興解登樓去翌晨就餐有稱其昨宵吸烟室中之言論者某惘然似不之憶謂自餐前退歇而後即酣睡達旦似未嘗至吸烟室云衆力辯仍掉首以示弗信抑亦奇矣

睡夢中起而治事雖於精神有損然無危險之足云其危險者往往越窗外躡或猱升屋頂亦有自墮於樓下者有時竟以此死猶不自知也英國名醫喬士薩凡奇爵士嘗於「實驗雜誌」中草筆記數則亦記夢行事其言曰予有良友二人同游瑞典相羊明山媚水間樂而忘歸一夕止於某咖

啡館宿焉二人同處一室同時歸寢寢後可二小時一人忽潛起取水瓶一向其友睡處力擲之瓶中於壁砉然而碎其人悄然復睡翌晨友即道及昨宵事其人矢言弗知手聖經爲誓友以平昔夙教曉初無仇怨則亦信之比就診蓋夢行也

又有一鄉間之紳士某君年可四五十許壯健如少年秉性恬淡略無嗜好一日以事作倫敦之行訪一法律師是日爲星期二日之晨法律師適事集囑以午後三時來屆時某君不至迨星期五日午後三時三十分許始忽忽而至立向律師道歉謂因時計中止故遲半小時至矣律師告以是日已星期五匪特遲半小時已遲二日某君則大愕追溯二日間事苦不能憶但覺飲食起居似一一如恒惟髮亂髮長則二日未經修薙矣此爲長時間之

夢行頗不多見。

外此又有名流某君嘗畢業於大學校才名藉甚。服務於政府中亦有聲。一日銜命遠行如東方體頗健碩至山德港忽以失蹤聞如是數月人皆以爲死矣乃有朋輩得其消息方聊浪港外某地窮無所歸叩以行後諸事不知所答醫者斷爲夢行。

善加診治乃少瘥已而得領地總督秘書長一職任事殊幹練未幾忽又失蹤後得之於遠方潦倒如故迨第三次爲畜牧事業頗發達一日復飄然他去不知所適數閱月始出現則行乞矣醫者以其病根已深不可療治遂納之瘋人院云。

黃奠華君夙以雞頭書法著稱海上夫人馬女士豔慧雙絕去歲以產逝年甫二十有五黃君哭之慟將刊哀輓錄傳佈天下以抒其悲予爲作一聯云離恨生天八駿齊迎安琪爾埋香入地九泉應築望夫台予友鈍根見之笑曰君三句不離本行此離恨埋香安琪爾望夫台者非皆小說中名詞耶予笑頷之。

武進惲鐵樵先生湛深古學日者至先施公司市物口占一聯示予曰先講公平然後講利市施於中國以御於環球語短意長願與先施同人共勉之。

枕猶一抽掘思想之機械也。清夜欹枕不能成夢，往往有萬千思想觸緒紛來，所思似較日中爲專。故吾每以枕爲助思之具，就枕上發遐思焉。思之至則生平親摯之人，若現於吾側，握手言歡，歷歷如真。斯時思緒所繆，無遠弗屆，雖山重水複，不能隔也。

玫瑰花色香俱美，西土稱爲花后。凡花俗卉，悉在婢蓄奴視之列。然其嫩葉柔枝間，稜稜有刺，終屬美中不足。大抵世間萬物，鮮有完美者。人事之多缺憾，亦作如是觀可耳。

金 縷 衣



春光淡沱。萬綠成圍。天地明媚。若披錦草角。花鬢似亦作美人媚態。一一發爲妍笑。新柳搖碧。中微露女牆。一角蔓草絡其上。結爲亂翠。間着野花。二三猩紅如血。亦蔚然有生意。牆盡處。有小屏榜其上。曰遯廬。內有精舍。三楹陳設。絕古雅。左爲書室。插架不下萬卷。斯時室中有老人。憑窗而坐。拈筆草小說。度其年齣可六十餘。鬚眉皆皓白。如古畫中人。旁侍一女郎。芳紀二十。容姿媞媞。然明冶動人。時斜陽將下。暮靄已徐度。入窗而老人尙撫鬚沈吟。走筆弗輟。尋顧女郎。曰小霞。硯池中墨汁涸矣。女郎方閱書。聞呼。則拋卷起。趨案側磨墨。顧日影。嫣然作倩笑。曰。日之夕矣。祖父曷少息。不見日。脚已斜目力且弗繼。恨兒蠢蠢無一藝。之長窮年。蟄伏閨中。坐送駒光。遂使祖父劬勞。至是。是兒之罪也。老人立曰。兒勿爲是。吾固好此耳。今第十章。將結穴。不宜中輟。更歷半小時者。吾事畢矣。女郎曰。祖父今日已力。

作七小時矣。在理宜即少息。此章可留俟明日結穴。何急急爲老人停筆。弗動仰天。作微喟曰。嗟夫。小霞比來吾運殊蹇。所如輒左。文字生涯復艱。窘至於萬狀。三月前以繡衣記劇本授中華大劇場。乃致被擯半載。心血虛耗。若流水思之。令人心癆。三閱月來。屢欲斬筆焚硯。不復事此。奈爲衣食所困。不能遽舍。今爲是書。將以投東亞。書館。未諭能否。見納耳。女郎曼聲答曰。祖父文字古樸。一宗史遷。彼蚩蚩者。盲於目。兼盲於心。又安得識此。燕許大手筆哉。繡衣記之作。陳義至高直與英國莎翁劇本同其價值。其不獲售於今日也。固宜。昔人詩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祖父其以此自慰可矣。老人曰。爾固能作解脫語。其如吾之不能解脫。何嗟夫。吾人生斯世。恃文字爲生。已屬可傷。而復臨之以窘困。以致不能自聊。其生蒼蒼者。天胡忍刻至是也。女郎微拊老人肩曰。祖父勿牢騷。氣且上湧。今日工作過力。思力亦罷。尙以少息爲得。遂擇筆投案。頭理其稿。納之屨中。爲態尤婉媚。足以平老人之氣。而老人則搔首目斜陽。噤默無語。

老人衛姓字硯香治小說十年矣其所爲小說卽署名硯香老人其先本滬人夙以望族有聲滬濱而老人則生長西子湖畔遂與杭人同化少好小說家言嗜之若生年二十餘則從父行賈持籌握算長日營營然如是三十年年有折閱父先卒指導無人折閱乃益鉅生一子卽賦悼亡子長亦行賈新婚歲餘遽病歿婦亦以哭夫殉遺女子子一則小霞也由是老人老鰥且獨而家亦中替惟與此煢煢可憐之女孫同度其淒涼之歲月紅顏白髮輒復相對淚零而風晨月夕差能少破岑寂之苦矣老人於五十歲後所業大敗盡傾其產所遺者惟此精舍三楹前此蓋用爲消暑之別業者今則春夏秋冬長居其間而終年所過從者亦惟此春風夏日秋雨冬雪而已蓋世態炎涼唯利是趨人窮則朋好亦絕老人悲憤內憂視世事無可爲杜門息影無所事事遂欣然爲小說家言不知人世生涯初無足當人意者行賈困苦而賣文爲生則視行賈爲尤苦日絞其心血腦汁以博蠅頭之利雖小說家之名銜較爲動聽實則一高等苦力耳顧老人以夙好小說遂亦安之十年辛苦名已漸著每

有所作輒投之書肆。攢納參半。而祖孫衣食幸得無缺。雖老人顏益悴。髮益白。漸爲文字消磨。以老而祖孫之得以不死者。則仍不得不歸功於文字。此精舍中居者。匪特祖孫二人。尙有一中年之女僕。此僕傭老人。家垂二十年。誓死不去。爲人絕誠慤。事主以忠。方今世風日下。士大夫不知有義。則惟有求之於奴星之中。而老人之家。常瑣事亦端賴此女僕主之焉。老人賣文十年。初無大不如意事。雖屢受戟刺。尙可自聊。惟三閱月前。以一劇本被攢於劇場。乃鬱勃弗能自己。小霞力加勸慰。卒不可解。此劇本曰繡衣記。爲一悲劇。情事絕佳。特用意過高。文字過深。劇場總理莫解其妙。屏而弗演。老人大恚。爲之不怡者期月。其所以悒悒作牢騷語者。亦由是也。

讀吾書者已略識祖孫身世矣。今曷以目光隨吾筆尖。窺彼於小窗之外。時則天將入暮。斜陽尙留一線於屋角。欲下未下。小霞理稿訖。則呼朱媽具晚餐。朱媽者。蓋女僕也。朱媽在厨下。已聞女呼。則揚聲以應。小霞傍老人坐。微睇屋角斜陽之影。徐徐言曰。祖父不憶今日爲兒誕日耶。兒二十歲矣。祖父今夕能否暫罷著述。攜兒一觀。

新劇兒滋欲樂此一夕聊爲此二十歲祝嘏也老人掀髯笑曰佳吾當爲爾祝嘏特比來入息微囊中苦羞澀特廂人須一金以二人往則須二金惟後廳廉吾二人其坐後廳可乎小霞掉首曰否兒欲坐特廂後廳中僉人雲集胡能廁列其間老人曰然則爾必欲吾犧牲二金矣一夕之費足供一星期之家用等坐耳奚必特廂小霞曰否兒必欲坐特廂今日爲兒誕日在理祖父宜餽兒以壽糕而乃靳此區區耶老人立曰吾許爾矣然爾意安往欲觀何劇小霞曰兒欲至中華大劇場觀金縷衣耳不見今日報端刊廣告絕巨備言其佳惟不書編者姓氏殆別有故以意度之當亦名家傑作也老人忽厲聲曰小霞爾尙欲塞身以進中華大劇場耶三閱月前若輩却吾繡衣記劇本陷吾以入幽憂之境爾果有肝腸者當不復闌入其門吾則矢誓於天寧別吾足誓不入陶芷卿之劇場小霞爾詎忘此三月前之大辱耶此間劇場多往他家可也奚必入此萬惡之門小霞徐引其眸作媚光注老人面嚦嚦如啼鶯曰祖父然今日兒誕日也若在富家必且置酒高會稱觴致祝今兒旣無是第欲一

觀金縷衣所求非奢。且兒自侵晨入時見報。而後渴思此劇以至於今。祖父脫不吾許者殊失所望。祖父夙愛兒。忍令兒失望耶。至繡衣記之作。陶芷卿固亦盛稱其佳。第謂旨高意深。不合時宜耳。今祖父以此痛惡其人。得毋量窄苟後此少加潤改。當亦如今夕金縷衣之登場矣。語至是。愧老人身作嬌憨之態。老人意弗能却。則摩其秀髮柔聲言曰。小霞吾許爾矣。惟前次售繡衣記時。適待用急。一旦見擯。中心不能無憾。吾謂此劇果起演者。必能獲利。今則湮沒於書案之屢中。吾亦三月未加展閱矣。語次意若感慨。小霞亟亂以語曰。祖父勿喋喋兒飢欲死。非進晚餐不可。且兒心已至中華大劇場矣。於是復引吭呼朱媽。應出廚下奉飯肴。至肴僅二器。附一碟。狀至簡約。而祖孫均甘之。餐已。小霞立趨寢內易衣。小霞衣無多。且質樸無華飾。茲則擇一較豔者衣之。老人亦稍稍整其衣冠。相將同出。途次老人笑顧小霞曰。小霞亦大有魔力。老夫今日爲爾破誓矣。然爾衣何粲粲大類。赴人喜筵也。小霞微笑曰。兒久不赴劇場。固當易一新衣。在祖父以爲粲粲。而他人見之。或且相顧腹誹。

耳行數十武。小霞忽曰。祖父今爲時已晏。劇場中且開幕矣。此間去飛鶯街里許。亦非祖父足力所能勝。吾輩曷以車往。老人少止發吻。問曰。爾意何欲。馬車抑人力車也。小霞曰。香車寶馬詎吾人所能享。一橡輪人力車足矣。言旣微喟。而心忽微悅。似謂一二月後或亦能享香車寶馬之樂矣。時適有二人力車過。小霞呼之止。與老人各坐其一。令至飛鶯街疾馳。可二十分鐘。始至大劇場前。小霞下車付值。扶老人姗姗入。時則繡幕未揭。鋼琴已鳴。方奏迎賓之曲。此中華大劇場者。建立已三載。式制悉仿歐美劇。皆精妙演員。亦一時名秀。不同凡俗。故營業日進。爲一城冠。祖孫旣坐定幕。亦旋揭首爲滑稽短劇。頗解人頤。老人時掀皓髯。嘻嘻笑不止。已而正劇金縷衣啓幕。四座皆凝神專注。舞臺老人取劇單。視之顧小霞曰。編此金縷衣劇者爲陳墨芳。斯人爲誰。吾實未之前聞。意者文學家中之新進者耳。小霞微應曰。然吾亦未嘗聞此陳墨芳之名。殆初爲劇本冀博徽名者。初生之犢。又胡足道。老人停目注劇。單訝然言曰。然此陳墨芳之名。亦殊可怪。墨芳二字儼然與硯香爲匹對也。小霞矯

爲未聞。目舞臺對聯。微誦久之。演至半幕。老人忽呶呶言曰。噫異矣。此劇開始何酷類吾作繡衣記也。小霞仍微誦聯語。若未之聞已而第一幕終。老人忽跳起於座。切齒言曰。陶芷卿之罪上通於天矣。彼乃剽竊吾繡衣記演之。舞臺妄以金縷衣及陳墨芳名掩人耳目。天下無恥之事。無過於此。今彼有此大眚。爲吾所乘。吾決不之恕。語至是。咆勃作怒。幾欲躍登舞臺。一一擲諸伶人於臺下。小霞覩狀不期爲之微震。玫瑰之靨忽亦泛爲慘白狀。若梨花而曼眸如水。則仍遙注臺上。觀彼劇中主角。宛轉作歌舞聲。嚦嚦然有類鶯簧。四座采聲雷動。幾破劇場。而出間雜鼓掌聲。歷落高下。如元宵爆竹。衆中惟二人不動亦不聲。一爲硯香老人。一則小霞也。小霞聞此歡聲。目流色舞。爲狀滋悅。而老人則愈暴怒。目光作作。然似將發爲烈燄。燒此劇場。第三幕既啓。老人即發爲微噫。仰倚椅中。顏色嚴冷。映於電燭之下。一若範鐵以成此狀者。尋謂小霞曰。小霞爾前此嘗讀吾繡衣記劇本矣。不觀此劇。不與吾繡衣記一吻合耶。嗟夫。天劇固吾劇初未有誤。特於情節間。小有出入。而文字似亦少加潤。

改較吾作爲輕倩然其主體則仍出於吾手卽此金縷衣之名字亦與繡衣記用意同也小霞曇默唯唯意若弗屬老人遽怫然曰惡小霞爾亦聞吾言耶吾經此拂逆之事中心如沸爾奈何默不一語一若不關痛癢者須知吾爲此劇耗心血者半載今乃爲彼不足齒之小人盜取而去然版權所有胡能恣彼行詭明日吾將挾內務部制定版權之條例以擲其面聽彼措何詞以對三閱月前勝券操於彼手而今則由吾操之矣小霞展其纖手按老人手婉婉言曰祖父請息怒怒亦無益陶芷卿易名以演此劇個中或有隱情容徐探之可耳語次繼以巧笑若春葩而老人此時怒極一不之顧額際汗出如瀉則取劇單搥之俄復傾身前嚮諦聽伶人發語而十分鐘始息而特廂中忽有文士數人揚聲呼曰請編劇者出吾儕願一見其人老人聞語立握拳作微喘雙輔怒赤狀若浴血尋復嚼齦言曰此事殊可人意吾不知彼陶芷卿者將以何人出見衆賓吾亦滋欲一見此恬不知恥之大抄襲家也時則小霞

波眸溶溶然。屢目老人爲狀。若不自安。顏色似憂似喜。莫測其端。而鄰廂中諸文士。又譁呼謂欲見編劇之人。四座和之聲。乃如潮。老人亦踴起。引吭而呼。厥狀若狂。此時中心已決。苟見彼所謂陳墨芳者。出將當此千萬人之前。面數其罪。然後與之并命。方是時。廂門陡闢。一人闌然入。老人立離座進撲曰。陶某爾前此却吾繡衣記劇本不屑一顧。今胡爲襲取吾劇演之。舞臺老夫今日與爾并命矣。遂展二手力扼其吭。虎虎如怒獅。其人匪他。蓋卽中華大劇場之總理。陶芷卿也。小霞見狀大震。亟進勸老人。老人始釋手。陶芷卿驚魂旣定。初無怒意。柔聲面老人曰。硯香先生下走。未嘗襲取尊作劇。固繡衣記原本。曾經先生自行修改。所以易名金縷衣。而以陳墨芳之贊名。公諸世者。實遵令孫女囑。謂出先生意也。語至是引目微暎。小霞小霞立俯首。紅雲量其嬌面。却立無語。老人亦愕眙似弗解。陶芷卿語意者芷卿。又曰。今夕先生此劇深得觀者歡迎。自敝劇場建立以來。未嘗有此殊榮。不特爲先生賀。亦足爲敝劇場賀也。今觀者咸欲一見先生。盛意難却。願先生紓尊登臺。毋令久待更遲。

遲不卽出者恐將夷吾劇場爲平地矣老人愕視芷卿及小霞似居大夢已而期期言曰爾句爾何言乃欲吾登場作傀儡耶是時四座譁呼聲又起且有頓足以示弗耐者芷卿亟曰硯香先生趣從吾行若輩已弗能耐矣先生年高非弱女子比偶一登臺無所用其羞怯脫先生不願發言者則但一鞠躬足矣老人尙夷猶不知所可小霞立發吻曰祖父陶先生之意良厚尙以遵率爲得且祖父不登臺座人必將鼓噪而起殊非計之得者至此中隱情容兒歸後徐爲祖父道之也老人微睨小霞若有所思繼乃展靨作淺笑似悟其旨遂忽忽從陶芷卿去旣至臺後芷卿卽引老人登臺首道歉忱次致介紹之辭并言老人真名四座皆鼓掌老人磬折者再始退而臺下掌聲及歡呼聲猶未絕也五分鐘後芷卿卽延老人入其室處并以人至特廂中延小霞立命臧獲傳語庖人謂客已至可設宴矣老人愕然曰君胡能於咄嗟間設宴款吾老朽心領可乎芷卿笑曰下走固知先生今夕必至故已夙備之矣老人曰吾於此事似墜五里霧中至今莫解竊顧一聞其詳君曷爲吾言之芷卿曰卽吾

亦不甚了解還當問之。令孫女老人遂面小霞。小霞立垂其領默無一語。老人曰：小霞爾奚爲作態不語？小妮子詎又施其狡猾作弄老夫耶？小霞立長跽曰：祖父請恕兒兒實欺長者矣。繡衣記之作。祖父嘗耗半載。心力晨夕運管孜孜弗輟。行文之精陳義之高殊不亞於英國莎翁鑄情一劇也。不意三閱月前。挾劇本稿來中華大劇場求售。陶先生以其情文過高。懼不通俗。因却而弗納。祖父大恚。邑邑而歸。由是閑筆者殆半月餘日。輒仰屋興歎。逢人作半騷語。怨憤之餘。則轟飲自遣。飲必數爵。洪醉而罷。如是又月餘。遂爾大病。兒則省省然憂謀所以解祖父怨憤者。苦思數日。立決一策。以文學未造絕詣。未敢悍然從事。因於藥鐺茶銚之畔。時手古今中外之說部一二編。迴環雒誦。以資切磋。佐以平昔心得。文思乃大進。於是竊取祖父劇本妄加竄改。有意連接而詞意深者。則易以淺顯融會。而貫通之顧恐爲祖父見也。則晨校暝寫。咸在人定之時。用力可三月。吾事始竣。旬日前。遂挾稿訪陶先生。詭言祖父已加修改。請賜一讀。陶先生讀後。稱善。翌日。卽作書告祖父。謂將演之紅氍毹上。以

公諸世。顧此書墮入兒手。初未進。祖父目也。兒得書。大悅。立重訪陶先生。謝其厚意。并要以隱名爲陳墨芳。而以金縷衣名此劇。至言酬報。則第一次索稿金二千。後則每演一次。以售座所得。作四六。爲剖劇場中取其六。祖父則四也。議定。遂於今夕起演矣。祖父夙愛兒。其能恕兒多事否。老人聽至是中心滋悅。力執小霞耳。啞笑曰。小妮子狡猾極矣。七十老人乃亦墮爾術中。一無所覺。且爾改作絕佳勝於吾。作點朽鐵。以成精金。誠不媿吾家女博士矣。小霞赧然曰。祖父幸勿過諛。兒胡敢當女博士之稱。此次妄加塗抹。直點金成鐵耳。是時陶芷卿立斟酒杯中。高擎於手。歡然謂老人曰。此謹爲先生賀。賀君家有才女也。遂一飲而盡。繼復滿之。顧小霞曰。此謹爲女士賀。賀女士他日爲女莎翁也。小霞遜謝。卽亦持殼微飲。而小醫緋紅已醞然作玫瑰色矣。席罷。陶芷卿立署券二千金上。老人驚喜含笑語。小霞曰。小霞。此爾之力也。今日爾助吾成此金縷衣。名劇得致名利。異日嫁時。吾卽製一金縷衣爲爾。助妝可乎。小霞色赧。顧燈影不語。

小 鞏

美國紐約城西四十五街中，有靴肆焉，肆中藏一名片，夙目爲傳家之寶者，向本作雪色，今則已泛爲黃蓋，歷年久，聽此人遷入林肯一八六四年七月，中書有一佳話，在試

續述之。六十年以前有彼得·楷勒 Peter Kahler

者本昔文義州史克倫敦城 Scranton, Penn.

中之靴工也。設小肆於拉楷滑那街一鐵器肆中。以製靴。善配人足。一時遂馳譽城中。其人且便給。擅於論辯。鄰家有疑難事。恒就決焉。楷勒以知者多。所業殊昌盛。顧其志甚大。猶慊然不自足。謀所。以開拓而光大之者。一日忽聞風說。自華盛頓來。

謂大總統林肯方病足也。林肯狀貌魁偉，長六尺三寸五分而足，亦奇偉。與常人殊所著靴，每命靴工特製，而華盛頓城中之靴工無有能配合總統足者。著之每苦弗適。此總統病足之說所由來也。彼得楷勒聞之，立躍然起曰：茲事易易，吾自信能之。今姑過往華盛頓，果得一見密司脫林肯者，吾當爲彼製一合足之靴也。意決遂挾行篋赴華盛頓，造白宮門，投以名片曰：『靴工彼得楷勒寓本州文義州史克倫敦城』，數分鐘後，果與大總統林肯相見矣。楷勒自述其製靴之成績及平生經驗，口講指劃，娓娓動聽，謂小人製靴之手，如名將之克地史克倫敦城中之足，殆無不爲小人所克服者。林肯頷之，立去其靴，命楷勒量其尺寸，楷勒

出紙板承二足下踢於地沿足畫其外廓并誌尺寸之號碼林肯見其精細大悅將別即於其名片之背書數字曰可聽此人逕入蓋使其出入宮門無復阻格也翌日楷勒復以其所畫足樣請林肯署名林肯遂於二足之間署其姓氏并誌日期爲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楷勒攜此珍貴之片

林肯足樣及其手書



越數日即得秘書長尼古來 J. G. Nicolay 來函略謂總統之法國牛革靴及總統夫人之睡鞋均收到囑爲道謝云林肯既試其靴着地滋適私歎楷勒之技能而林肯夫人亦深悅其睡鞋每著之走妝閣中楷勒聞其事心乃良慰而猶盼總統以此靴爲君贈品今忽索資在君殊失顏面而總統之所以報君者正不在區區金錢也楷勒大喜而罷居未久史克倫敦城外之新聞紙上咸記載彼得楷勒爲大總統製靴事於是楷勒之名大噪其門如市繼即徙其肆於紐約白洛威下街以林肯手書之名片所畫之足樣及秘書長尼古來之來函一一陳之窗中以招徠顧客其靴價本低廉至是則增高其率人以其製靴精也亦不之較歸

之如水焉。楷勒靴業大昌所獲不資復設一肆於第十一街中規模較前者爲大今則此楷勒靴肆者在第五街爲紐約城中第一靴肆名滿美利堅全土矣。老彼得楷勒久已物故有二孫繼其業一日彼得一曰却爾司林肯楷勒 Charles Lincoln Kahler 其所以並名林肯者一以紀念林肯助其先人創業之功一以其誕日爲二月十二適與林肯同日生也。

梁蕙華傳 梁蕙華吾好女子也幼穎慧讀書有神悟三歲即識百家姓中僻奧之字無一誤者父固名將陣亡於甲午之役壯年富膂力舞雙劍如風盤空騰擲天矯無定里人稱之爲梁雙劍值歉歲盜匪數十人結隊來

犯時在夜中女父怒馬獨出以雙劍格敵劍光作乍然與星月爭輝着羣盜頭紛紛落一時但見白光裏身飄忽如電面目皆隱盜知不敵喪膽遁去女父從容而歸澹然若無事而雙劍上血花猶未乾也甲午一役吾師大敗女父雙劍皆折被重創死臨死猶瞋目視所部大呼殺敵三呼而後瞑時女年尚稚從寡母居吳中幽蘭巷幸先業富有得免凍餒女少長通文字女紅尤精絕善繡時卉百鳥無不生動嘗手繡花木蘭小像奕奕有生氣以是遂有針神之譽里之故老尤藉藉稱梁將軍之遊滬入某女學讀點慧爲一校冠而吳儂輭語尤嚦嚦如鳴簧課餘多暇同學輩相聚調謔咸自居爲男子欲爭妻女而女則侃侃言曰舉世之人無

足爲吾夫者。吾夫即祖國耳。讀三年畢業歸里。才思橫溢。驚其里人。人因又以女學士目之。里中少年。豔其才色。登門求婚者踵相接。女母不能決取。決於女而女則峻辭拒絕。謂吾固羅敷者。胡得相溷。吾夫即祖國耳。母愛女甚。亦不之强求。婚者無如何。則咸目之爲狂而女弗顧也。一日遊天平山。與少年何湘亭遇。聆其聲歎。認爲有志之士。一寸芳心。乃怦然動。何湘亭者。粵東人來遊吳下。某大學生。有大志。慨國勢之不振也。常鬱邑不自得。嘗登崑崙山頂。慷慨長嘯。欲招祖國之魂。性傲岸。情愛爲何物者。見女不期大動。慨然道。天下事遂落落寡合。世間兒女情未嘗一着。其心坎似不知。相契合。女投以名刺。珍重別去。生折節向學。尋亦忘。女會校中開運動大會。以第一人得錦標。女方。

臨觀見生生亦見女。覺其鬚眉低黛似不勝幽怨者。翌日遂往訪女。長談滋悅。由是出入女家。或悲歌。或擊劍。或斗室相對。一卷書。一枝簫。一爐香。而已。明年生游學瑞士。女以小影及所繪華盛頓像。贈別。別後時通音問。玉璣緘札往來。郵筒中者。不絕。後忽五閱月。不得生書。女亦莫審其由。一日書至。則絕筆矣。蓋生赴瑞士後。投身革命黨中。往來倫敦巴黎諸名都。爲黨中籌巨款。時革命志士發難廣州。突遭挫敗。騎死者七十二人。生萬念俱灰。因蹈海死。女得書大慟痛哭。而暈病匝月。始瘥走瑞。士求生遺骸。時已爲朋輩所得。遂得扶柩歸卜葬。天平山上居未久。又喪其母。女忽忽若狂。易釵而弁。會武漢起義。遂投身入義軍。橫刀殺敵。驍勇如怒獅。累戰有功。擢隊長。人初不知其爲女兒身。

也。一日忽亡去。登天平山拜生墓。挺刀自刎而死。
翌年春墓上發幽花。如拳色慘紅里。人知爲蕙華。

碧血所化。因稱之爲烈女花。云予曩作簫心劍氣。
錄說部即記其事。

文人相謔亦當出以蘊藉之筆。斯斐然可誦。若一味粗言俗語。便成惡札。沈石田先生嘗有人餽以枇杷。附一書誤書琵琶先生戲作復書云。承惠琵琶。開蓋駭甚。聽之無聲。食之無味。乃知古來司馬淚於潯陽。明妃怨於塞上。皆爲一啖之需耳。今後覽之。當於楊柳曉風梧桐秋雨之際也。附以詩云。琵琶不是這枇杷。只爲當年識字差。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又屠赤水致莫秋水書云。足下江左騷雅領袖。烟月總管。一踏吳土。通都若狂。江南花事行盛。湖邊青雀陌上紫驅過從。必衆一花一石。履屐何處不到。題吟何處不偏竊。恐山靈大妬。足下半夜以鬼物盜公綵筆。奪公繡腸。令足下化爲一稚男子。腹不能貯奇字。口不能吐佳言。愁然擁腫。向人飲啖而已。豈不令屠生拊掌大快哉。二書諧而雅讀之。忍俊不禁。



最後課

法國名家都德氏原著

這一天早上我上學堂去很遲了。心中突突地亂跳。生怕給哈末爾先生責罵一頓。加着先生今天還須問我文法中的分詞。我却一個字都不知道。一時便想逃過了。這一班穿過田野去頑。一會子咧。這時天氣很熱。天色倒還清明。一路走去。聽得許多山鳥在樹林中千疊百疊的叫着。又見那鋸木廠後面的利伯爾牧場上有普露士兵在那裏會操。這都比了文法分詞中的條例好頑得多。但我却還有些力量儘能抵抗着不去瞧他飛一般趕向學堂去。我正走過市政廳時見有一羣人立在一塊小小兒的告示板前。這兩年來所有惡消息我們都從這板上瞧見的甚麼前敵的敗報。咧徵兵的通告。咧大本營中命令咧甚麼都有。那時我並不立停只暗暗想。

道。這又是甚麼事了。接着趕過一片廣場。斗見那鐵匠華克德同着他徒弟正在看那告示。見了我便提着嗓子喊道。孩子。你不用如此要緊上學的時光正多着呢。我聽了這話。暗想他一定是嘲笑我也就不去理他。氣呼呼地趕進哈末爾先生學堂中去了。

平日間每逢開課時。路上總聽得裏邊一大片聲響。書案開閉聲。讀書背書聲。熱鬧得甚麼似的。有的側着耳朵細聽。先生講解。先生一壁講着。一壁常把那挺大的戒尺敲桌子。喚大家靜些。我這時本想趁他們喧鬧中進去。悄悄地溜到自己座位上。好不給先生瞧見。誰知這天偏靜得鴉雀無聲。好像禮拜日早晨一般。我從那開着的窗子中瞧進去。時見同學們都已在座位上。哈末爾先生正在那裏往來踱步。臂下挾着那可怕的鐵戒尺。使人見了發抖。我沒奈何。只索開了門。在這寂靜中走進了裏邊。却一些兒沒有甚麼。哈末爾先生瞧着我。並不生氣。只柔聲說道。我的小佛。

朗士你快坐好了我們想不等你來就開講咧我跨過了板櫈即忙在書案前坐下。一會兒驚魂已定見今天先生不知怎麼却穿着他那身很美麗的青色大禮服和滾邊的護胸桌子上且還放着一頂繡花的黑帽這帽子是專在考期和發獎的日子戴的更瞧全班的情形也十分肅靜和平日不同最奇怪的我還見課堂盡頭處常常空着的板櫈上今天却有許多村人們坐着也像我們一樣的肅靜那老村長老烏山爾戴着三角帽還有那送信的老信差們好多人也坐在那裏臉上都帶著憂悶之色烏山爾捧着一本捲角的舊辨法書揭開了攤在膝蓋上書上擋着他那副很大的眼鏡。

我瞧了這種種情形心中正在詫異哈末爾先生却斗的從椅中站起身來又放着那種莊重溫和的聲音說道我的孩子們這是我教你們書的最後一課了柏靈已有命令到來說阿爾薩司和勞蘭兩地的學堂中一律須教德文那新教員明天就要到這裏來今天實是你們法文中最後的一課請你們大家注意些纔是我聽了

這幾句話大吃一驚。暗想那萬惡的德國人却又起了這個主意。剛纔市政廳前的告示大約也就爲的這件事呢。唉，這已是我法文中最後的一課。但我還沒有知道做文章的法兒。以後要學時已不能學了。只索從此停止到了這當兒。我不知不覺記起從前好多寶貴的光陰都白白拋去。不時避了課到處亂逛。不是去探鳥巢便到沙爾河上去滑冰。近來我更覺那些書非常沈悶。甚麼文法書咧。聖教歷史咧。都不願意讀。如今却覺得他們都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很捨不得和他們分手。我對於那哈末爾先生也有這一種心理。想他從此一去不能再見。一時竟忘了他平時的責罰。忘了他鐵戒尺敲到我身上來。咧。唉。怪可憐的人。他只爲今天是最後的一課。所以格外鄭重特地穿了禮拜日美麗的衣服來到此。我又明白村中那些老人爲甚麼也來上課堂。可是以後這學堂是德國的學堂了。不願再來我們先生在這裏教書。辛苦了四十年。臨走須得謝他一聲。況且故鄉滅亡進了仇人之手。今天這一來也算。是對故鄉略盡敬禮呢。

我正在這樣想着。猛聽得先生喚起我名兒來。知道已輪到我背書了。唉。我爲甚麼不能發着清朗之聲。背那文法分詞中有名的條例。從頭至尾毫沒錯誤。一開口先就混亂了身體。靠在板凳上不住的搖動。那顆心在心房中漲着。似乎要破裂开来。一壁羞答答的兀自不敢擡頭。但聽得哈末爾先生說道。我的小佛朗士我不須責罵你。你這樣已受罰够了。每天上你們總得向自己說道。橫豎時光正多着。今天不讀書。等明天讀罷。如今怎樣我們阿爾薩司受了這大劫。明天就不許你讀書了。如今那些外國人都能笑我們。說你們既不能讀法蘭西的書。做法蘭西的文章也枉算是法蘭西人。麼唉我可憐的佛朗士。這些事原不能單責你一個人。我們也都有不是之處。你老子娘並不想瞧你成一個有學問的人。寧可使你去種田。或是到紡織廠中去做工。賺他幾個額外的銅幣。就在我方面也有對不起你們的事。我不是常喚你們到園中去澆花。不勸你們讀書。我有時要出去釣鱈魚。不是常常放假。麼接着哈末爾先生又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了好多話。末了就和我們大講法。

文說是世界中最美麗的文字。既很清明又最切實。我們該永遠保存在國中不許忘。可是一個國度雖做了人家奴隸。偷能牢牢保着文字。就好似握着他牢獄上的鑰匙。還有自由的希望呢。說完便取了文法書教我們一課。我不知怎麼聽去。很明白。一會兒心中已懂了。覺得他老人家所教的都很容易。我又覺平日間聽講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用心。就是先生講解也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着意。瞧他倒似乎要把所有的學問趁着這片刻工夫一起裝進我們腦袋子呢。

講完了文法。我們又接着寫字。今天哈末爾先生特地替我們預備着新的字簿上邊。都是很秀挺的圓體字。寫着法蘭西阿爾薩司。法蘭西阿爾薩司這當兒。我們似乎瞧見許多小國旗飄拂。課堂之中都掛在我們書案的柱桿上。一時頓覺氣壯百倍。我們瞧着那字。學着寫去。四下裏分外肅靜。但聽得筆尖着紙之聲。察察地響着。有時有黃金蟲飛將進來。我們却不去留心。他就那些小學生們。也連正眼都不瞧。只很用心的寫着他那種惡劣的字。好似這惡劣的字中也。字字都講着法蘭西學。

堂的屋頂上有一羣鴿子放着很柔和的聲音不住的在那裏叫我聽了暗向自己說道他們可也能使這許多鴿子用德文唱歌麼我一壁想着一壁又時時從字簿上擡起眼來偷瞧哈末爾先生只見他老人家呆呆的坐在椅中一動都不動兩眼骨碌碌的望着他四面的東西瞧他似乎要憑着心坎中的眼睛把這小小學堂一起帶去的一般你們試想他四十年來牢守着這學堂前面的小庭依舊沒有變動他這天天上課的課堂也依舊沒有變動不過那板凳和書案因為用久了時時磨擦着已比從前光了許多那庭心中的胡桃樹也長大起來了還有先生手植的蛇麻也像蛇一般攀繞着窓漸漸兒伸到屋頂上去唉可憐的人他如今捨下了這許多東西垂手而去可不要心碎麼那時還聽得他老姊在樓上房間中往來走動替他料理行裝更覺得非常難受因為他們明天就要離這學堂永和故鄉分別了但他心中雖很難堪却還能鼓起勇氣依着那課程教完寫罷了字就是歷史課了那些小學生們不讀歷史便同聲唱着排培弼爬弼於的字音那村長老烏山爾坐

在課堂盡頭處已架上了眼鏡。兩手捧着那挨培山的拚法書。正逐字在那裏拚着瞧他模樣兒也似乎很用心似的聽他聲音。忒楞楞地顫動甚是好頑。我們倒弄得哭不得笑不得起來。這最後的一課我可永不能忘却呢。這時已交午刻禮拜堂鐘聲鏗鏘響着那盞亦勒司的大鐘也接着響了。正在這時普露士兵已操罷了回來走過窗下那號角的聲音十分響亮。哈末爾臉色泛做雪白。顫巍從椅中立起身來。我們瞧去。覺得他身體長了許多。平時好似沒有這樣長。先生對着我們放聲呼道我的朋友們。我的朋友們。我……我……說到這裏似乎有甚麼東西梗住了他呼吸再也說不下去。當下就回身向着黑板取了一支鉛粉。用了全身的氣力寫上幾個挺大的字。道法蘭西萬歲。寫完立着不動。把頭靠在牆上。一聲兒也不言語只做着手勢似乎向我們說道這樣已完了。你們散罷。

都德先生 A. Daudet 以一八四〇年五月生於法國尼末。年十七從其兄之巴黎。同爲某公爵司書。初爲詩旋有長詩「情人篇」之作。後編「長兄」「犧牲」「最高

貴之偶像」諸劇本一八六六年爲說部「小物事」前半即描寫其少年時苦況名噪一時後作「耶克」「流竄之王」「小傳道師」「富豪」「薩福」諸書俱負盛名以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卒人至今稱之

記

烈

華亭有蔣卓人者有女名端
姑適皖人李靖寓葉樹鎮
賣藥貧甚姑年二十九矣夫

利其嫁以嬖語中之強嫁諸莫氏姑擲碎所設合
卺杯哭且詈某率莫氏閉室中捶楚之瀕死引刀
斷一指以贍救者至乃復歸語兄公曰吾旦暮死
唯一塊肉於子是賴遂死年三十一此清嘉慶十
三年事也上海李心菴先生作詩詠其事云噫嘻

乎悲哉十指連心痛（鄉諺語也）妾身不是無根
種一指痛徹心妾心更有痛深深高高者天薄薄
者地人生縱不得如意胡爲乎千妖百怪援逼了
無忌使妾死不得死生不得生鄉里爲我泣無聲
那能解我心中事心中何所有但有一斗血白日
一聲天地裂幼年曾未讀詩書一意孤行拚（平）
百折夫在黃泉子在抱雲黯鍾山不可掃何物鼠
子敢擊合卺杯恨不將刀鹽汝腦妾身非杯可瓦
碎妾指可斷心不昧三十一年萬古畢兒魂隨母

尋郎在人人嘖嘖稱端姑姑家無人事已徂妾心不爲留計但願萬年億歲不復生人世聲調激楚是可以傳蔣烈女者同里又有衛烈女寶姑者家亦貧幼喪母年十五爲戚鄰陸氏攜去與其子縚婚焉陸父已故家中落女作苦頗勤舅姑皆憐之陸年猶未冠先天本弱未幾遂病女心至憂急寢食俱廢其父速之歸不令居陸氏家越數日陸氏子竟不起女大慟投繯而死兩家哀之爲二人合葬焉李心菴先生詩云衛女寶姑年十五華亭葉榭貧家女女生喪母哭不停舊姻陸氏來相取陸郎懷椿亦待年後港門巷炊無烟舅姑憐兒力作苦視兒長大勝(平)花鉗妾既分明作郎婦妾禡未結心先剖郎年且弱病且深有飯那能下妾口阿舅憐兒呼且歸歸時妾淚已沾衣生陸家人

死陸鬼出門私語天聞知老父憐兒返鄉里不放兒歸知有以郎今不復在人間三尺羅巾爲郎死歲在丑秋風涼涼風吹徹女貞香兩家同辭謀合葬合葬何必南山旁女生幼小不識字辛苦妾生行妾意但願人間羅綺叢白頭偕老無他事如二烈女者可以風矣爲問今之女子寶馬香車招搖過市者其中亦有蔣女衛女其人乎

拿破崙坡
妻
拿破崙坡
被天下顧以後婦之不貞玷污其榮譽不少今之治史者猶爲此英雄扼腕太息不置也一千八百零九年拿旣與約瑟芬離婚鳩爾利宮中瓊樓綺閣皆爲愁雲所籠遂於翌年四月續娶奧國公主瑪麗路易瑟 Marie Louise 為后

時則奧國連敗於法前後凡五次故奧皇法朗昔亦頗欲以兒女姻好結歡於拿公主年十九明眸皓齒雙頰如玫瑰平昔心目中夙以拿爲食人之魔鬼聞將身事其人則益震駭惟迫於父命不得不從嘗謂首相梅特涇曰今後吾不知其他但知盡職而已拿聞奧皇已允大悅復命使者戾奧傳其語曰今而後第一要事彼當誕育子女聞者咸匿笑拿復以書致公主達其誠惱中有後此誓必竭其愚誠以博玉人歡悅之語公主得書芳心爲動三月下澆途啓程赴法數日間輪蹄僕僕備極勞頓將抵法境每晨必有使者齎拿書至并膝鮮花一巨束以示眷念既入法去巴黎尙遠而朝中親貴已結隊來迓香車十里極一時之盛時則拿在鳩爾利宮中焦心相待夜輒失眠日則往來蹀躞

蹤不復治事時視公主小影用慰相思之苦晨起必作情書飭使者齎往其情急之狀有不可言喻者如是數日聞新后花車已抵巴黎五十里外時天已入暮大雨如注拿竟冒雨往返衣冠皆溼入花車時狀至狼狽瑪麗路易瑟駭極不敢仰視但覺拿力親其頰粗暴無倫復引手撫其玉膚亦無婚後拿頗盡力博新后歡日屏國事不理駕言出溫存體貼之致此一夕者彼蓋永永不之忘矣結遊前此不事修飾今則對鏡顧影彌復周詳復強學舞蹈卒以身手不靈而止后有所欲亦唯命是聽一若畢生無復大事但欲博瑪麗路易瑟一笑者顧拿雖眷愛有加而瑪則落落無復情懷日惟佯笑承歡虛與委蛇迨拿被放愛爾巴島遂傾心以愛奈柏克伯爵矣伯爵名亞丹挨爾勃來克亦

奧人少年從軍夙以勇聞戰中嘗受創眇一目顧美丰姿工詞令國中女流皆悅之嘗從奧國大使來法受知於拿錫以勳章旋奉奧皇命持節爲駐瑞典公使後與瑪遇頗相契合而一縷情絲遂亦繫繫其身一千八百十四年拿爲聯軍所敗放之愛爾巴島瑪降爲意大利派麥公爵夫人因赴派麥令奈柏克伯爵爲伴伯爵受命嘗含笑自語曰六閱月中吾姑爲彼情人後此則當奪拿破崙之席而爲彼夫於是從瑪後同作茂尼克培屯日內瓦諸勝地之遊而拿在愛爾巴島中方苦念妻子者後赴瑞士兩心相印益深夜中無事輒駢坐紅燈影下同唱情愛之歌如是六月而赫法蘭西帝后瑪麗路易瑟遂枕首於情人臂間不復憶萬

里投荒之拿破崙矣迨拿被放聖海倫那之消息至瑪亦漠然無動悄然謂伯爵曰感謝上天吾事了矣今日天氣大佳曷從吾以馬出一遊麥根斯丹乎然拿蟄處荒島時切馳思屢屢投書存問而瑪終不報後拿亦微聞其事心雖弗悅仍以曠達處之平日與左右閒談未嘗有一言懿其妻臨終謂醫士安託麥金氏曰吾死後請抉吾心內酒精中將之派麥貽吾至愛之瑪麗路易瑟并謂吾仍愛彼初未中變也顧瑪則不復念拿破崙歟之情竟下嫁奈柏克伯爵生兒女三千八百二十九年伯爵以病卒而瑪麗路易瑟乃復爲未亡人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03958

